





杜詩詳註卷之十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漫成二首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杜臆二詩格調疎散非經營結構而成故云漫成。

野日

一作月

荒荒

一作荒荒

白春

一作江

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邨

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

去聲 身輕

首章對景怡情有超然避俗之想。洪注荒荒不甚白。泯泯不甚清。蒲隨地生意可觀。逕逐門往

來自如披衣習慣言疎放已久。漉酒為生見醉鄉可樂。眼無俗物得以獨適已性矣。○江淹詩野日燒中昏。莊子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何遜詩共見春流瀾。朱注張有復古編云潛字活字泯泯是活活之誤不知泯泯活活意

象各不侔。梁昭明太子詩渚蒲變新節。披衣出莊子酒本陶潛據陶詩云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已時此兼舉

蓋欲與淵明同調不屑與俗客為伍也世說橋阮

山濤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申涵光曰杜詩善用疊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鸞娟娟

淨江市戎戎暗山雲淦淦寒之類皆非意想所及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扶又切清晨仰面貪看平聲鳥回頭錯應

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原注東山隱者知余懶

是真次章隨時適興申前章未盡之意前章上四句說

樂在身閒此章讀書對酒樂在心得末云懶是真總不欲

與俗物為緣楚辭秣余馬兮江臯師氏曰臯緩也江岸

土性緩故曰江臯劉琨詩回頭已百萬看鳥鰓應寫

出應接不暇之意朱子或問引為心不在焉之證亦斷章

取義耳水經注益州記云峨嵋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

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列仙傳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遊諸名山在蜀

峨嵋山上世世見之庾信詩知余是執珪

讀書難於字過老年眼鈍也對酒不覺頻傾借酒怡情

也舊注謂難識之字任其讀過不復考索視讀破萬卷

者竟作粗心涉獵之人。豈不枉屈少陵。胡夏客又謂經
眼之字難於輕過。正是從容探討善讀書處。然於本章
大意亦不相符。

春夜喜雨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春在成都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

一作及

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潛入細潤

正狀好雨發生雲黑火明雨中夜景紅濕花重雨後曉景

應時而雨如知時節者雨驟風狂亦足損物曰潛曰細

寫得脉脉綿綿於造化發生之機最為密切三四屬聞五

六屬見○申涵光曰好雨知時節此毛詩所謂靈雨也

周王褒詩時節無春冬抱朴子藏華於當春莊子春

氣發而百草生易隨風巽鹽鐵論周公太平之時旬

而一雨雨必以夜吳志臧均曰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

細無聲即鹽鐵論所謂雨不破塊也沈約詩野徑既

盤紆何遜詩澄江照遠火梁簡文帝詩漬花枝

覺重言經雨紅濕花枝若重也杜臆重字無人能下

春水

同上年別賦春水綠波

江淹

三月桃花浪

一作水

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

一作岸

碧色動

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英華作不知無數鳥何意更相喧○上四春江水漲下四

春江景事水溪則線短故釣須接縷水高則近岸故車

可連筒鳥浴聲喧得水為樂也○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

盛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

水川谷冰泮津泉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桃花水

又見杜欽傳趙曰韓詩於溱與洧方渙渙兮注云謂三月

桃花水下時也王案詩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曹毗賦

飛鷺下乎沙尾別賦春草碧色黃石公記芳餌之下

必有懸魚李實曰川中水車如紡車以細竹為之車骨

之末縛以竹筒旋轉時低則舀水高則瀉水故曰連筒灌

小園若夔州府修水筒引山泉者曾以沼切挹水也杜

臆昔在蜀見水車連綴竹筒於轉輪上以灌田園其來久

矣庾信有小園賦朱庭獨棲鳥詩

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群裏比毛衣

江亭從舊次編在上元二年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

胡夏客云在疑作佳意

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

區兩切

裁詩

草堂本云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上四江亭之景下乃對景感懷水流不滯心亦從此無競開雲

自在意亦與之俱遲二句有淡然物外優游觀化意春暮之時物各得所獨鞿旅無歸故裁詩以排悶末句應上

長吟○坦腹借用王羲之東床坦腹字應瑒詩永思長吟陰鏗詩王城野望通易水流而不盈左傳心則

不競西王母白雲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何遜詩汀暮寂寂歸去來辭木欣欣以向榮黃生謂結語宜

從草堂本當此春光和煦物各得所思及人猶苦戰不禁傷心蹙額矣今按此時惟河北未平耳江東却無所指

張九成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

相易其語則識者必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

遲則與物初無閒斷氣更混沌難輕議也。王嗣爽曰中四居然有道之言公性稟高明當閒適時道機自露故寫得通透如此覺雲淡風輕無此淡趣。按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前詩云花柳更無私有與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風氣象

早起 依舊次在上元二年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墮 徒回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惟幽事關

心故春常早起次聯幽事之在外者三聯幽事之在內者童僕攜酒可以遂此幽興矣吳論江岸將墮故貼石以防之遠山蒙翳故雜林以出之墮下墜也隋煬帝詩雲散遠山空一丘指草堂班固書嚴子棲遲一丘之中

不易其樂張纘啟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辯

方虛谷曰杜此等詩乃晚唐之祖于鍛百鍊似此者極多尾句別換意亦晚唐所必然者

戰國策緩步以當車

落日

此及下章大抵皆上寶間作姑依蔡氏附在上元二年之春黃鶴編在寶應元年亦無確據

落日在簾鈎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圃樵爨倚灘舟啁雀

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

一云酌罷

散千愁

一云酌

罷人憂○此詠春日暮景春事幽領起中四芳菲樵爨溪

前幽事啁雀飛蟲堂前幽事皆承落日言趙汭注首句

天然晚景得句在此故以命題杜臆公見此幽事情與

景會不自知其樂之所自而歸功於酒口是誰造汝一酌

而千憂俱散乎然亦由胸無宿物故能對景忘憂耳○庾

信詩簾鈎銀蒜條楚辭芳菲滿堂庾信詩園苑足芳菲

而泊

史記樵蘇後爨趙曰樵爨之舟倚灘

謝茂秦曰五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如落日在簾鈎

是也趙汭曰唐詩鬪雀翻簷散驚蟬出樹飛宋梅聖

俞詩懸蟲低復上鬪

雀墮還飛俱本此詩

可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去聲壯時寬

心應平聲是酒遣興去聲莫過平聲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年老逢春上四自惜寄情詩酒下四自遣起二已領全

意言花有何事而急飛去乎我衰老之人願春色少留也

杜臆三四正發願春遲到此歡娛之地惜非少壯之時

不復能有為矣今惟借詩酒以寬心遣興此意惟陶潛能

解而恨予生之晚也蓋陶雖隱約於柴桑栗里間觀其美

三良之殉主羨荆軻之報仇慕田疇之節義知其非忘世

者但不逢時耳公亦有志濟世而厄於窮愁故託之以

自况歟通首逐句流對似古詩却是律體清灑逸宕

中涵光曰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是歡娛恨自頭註

脚下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語近淺率矣如定官

後詩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詞亦近

俚此皆開長慶一派非盛唐氣象也

獨酌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作周王褒詩獨酌止輕瓢

步屨

一作步履一作倚杖

淡林晚開樽獨酌遲仰峰粘落絮

趙作行藥

戶部切
一作倒 蟻上聲

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

意不是傲當時

上四獨酌之景下四獨酌之情 步林向晚獨酌從容故得詳玩物情此時逸興自

娛可以忘情榮祿矣行行列也或作倒蟻便與仰蜂同

真隱但對此幽勝聊以自怡耳才薄劣故無軒冕之志非

真隱又何敢笑傲當時乎淮南子淡林叢薄謝靈運

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南史何尚之致仕方山著

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錄古隱士有踪無名者

為真隱傳以嗤焉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莊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謝朓詩

志狹輕軒冕

徐步

黃鶴從舊次在上元二年春

曇瑗詩徐步寡逢迎

整履一作屐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藥粉龔芥

一作花藥上聲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

記作藥粉上聲

一作花藥上聲

一作花藥上聲

見忌實有醉如愚

上四徐步景物下四徐步情事此庭內徐步也燕銜泥而至蜂採藥而回皆

在日晡以後步而把酒故至傾衣步而吟詩故猶攜杖才

見忌承詩醉如愚承酒日從日信猶云憑他任他○杜臆

公閒暇疎懶卧時多而行時少故須整履而起張協詩

荒庭寂以閒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論語不違

如愚補註埤雅云蜂蝶醜皆以鬚嗅

鬚蓋其鼻也故杜詩云花藥上蜂鬚

懶真子曰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

杜獨酌詩云步屧澗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

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

燕翬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

也故蜂蟻之類細微之物皆能見之若與客對談或

急趨而過則何暇致詳至是嘗以此問諸舅氏舅氏曰

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呵唾鹿場熠

耀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閒處時乃見得親

切耳杜詩之

原出於此

寒食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浣花溪作歲時記
去冬至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

在清明
前二日

寒食江邨路

一作樹

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

田父

一作舍

要

平聲皆去隣家問

一作開

不違地偏相識

一作失

盡

雞犬亦忘歸

一作接之人

○上四寒食所見之景下四寒食所招要則赴饋問不辭人情既相親

狎至於雞犬忘歸

物性亦與之相忘矣

○江總詩風花拂舞衣

陶潛詩

再冉星氣流

何遜詩暉暉視落日

佩以問之

注問遺也

漢書高帝作新豐一如豐沛道路

人家雞犬放之

皆識其家

遠

注江村止八九家故盡相識

石鏡

石鏡琴臺二詩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成都內顧

復遊者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

艷蓋山精也

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蜀王遣五丁之

武都擔土作冢

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表其門

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

後王悲悼作史邪之歌龍歸

之曲寰宇記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徹號曰石鏡揚德周曰路史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關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棺棺中美女顏色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眾妃

無復

扶又切

嘆千騎

去聲

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

黃作玉

宇

間

上四敘石鏡之由下則覩鏡而生感也

當時畱石表墓為憐香骨故攜鏡以對玉顏及送葬之後眾妃既去

千騎亦歸獨有山畱片石長映月光而已

傷心石謂哀思寄於此石歎謂送葬哀聲他注謂眾妃妬寵美人亡而

無復歎恨語意太曲易林悲哀哭泣送死離鄉

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為冥冥君

賦苞溫潤之玉顏張華詩死聞俠骨香

神女用其字江總詩月宇照方疏宋之問詩賓至星槎落仙

來月

宇空

兩詩譏古人之好色也一則死後猶憐一則病中尚愛當時眷戀若此豈知美人黃土鏡前無色臺畔無聲則

癡情皆屬
幻相矣

琴臺 寰宇記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州西窄橋北百許步有琴臺在焉 成都記琴臺院以相如琴

臺得名而非其舊舊臺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為金花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

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

留寶鬢 益涉切 蔓草見 音現 羅裙歸鳳求鳳意寥寥不復 扶又切

聞 上四邈琴臺遺事下則登臺而弔古也病後猶愛言 鍾情獨至酒肆二句寫茂陵生前之事是昔日琴臺野

花二句想文君歿後之容是今日琴臺歸鳳求鳳乃當時琴心所託未故用此作結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

字長卿以貴為郎因病免歸而家貧時卓王孫有女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

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自滌器於市中又曰相如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庾信詩茂

陵忽多病漢書韋昭注噓酒肆也莊子內篇有人問

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作人殊未來江總詩野花不

識采說文靨頰輔也趙曰寶靨花鈿也西陽雜俎近

代救尚靨如射月日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孫和鄧夫人

始朱注唐時婦女多貼花鈿於面謂之靨飾李賀詩花合

靨朱紅是也詩野有蔓草班婕妤好擣素賦曳羅裙之

綺靡江總妻賦庭草詩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

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左思詩寥寥空宇內

按趙汭注云玩人世於酒肆之中思暮雲於琴臺之上

狀其不羈而多情此說得之他家謂酒肆徒傳人世琴

臺空映暮雲與下截混同故不必從黃生曰作此題

者有二種語輕薄之士慕其風流道學之儒譏其淫佚

慕者徒騁艷詞譏者動多腐句均去風雅遠矣此詩低

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實譏世俗之好德不如好

色耳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齊梁豈

後世文士老儒所能望其後塵哉

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

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

閨房室邇人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鳳兮

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相怡中夜

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翻。
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春水生二絕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春作詩。云小灘渾欲平。則在浣花溪矣。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

一云

渾

平聲

欲平。鷓鴣鷓鴣莫

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此章見春水而喜。趙曰玩末二句意。公可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矣。○吳志孫權傳春水方生

淮賦鴻鸕尋邪而逐害

一夜水高二尺

杜臆作丈

強數日不可更禁

平聲

當南市津頭有

船賣無錢即買繫

音計

籬旁

此章見水至而憂。強多也。禁當禁止也。無錢買船誠恐水沒

草堂耳。羅大經曰少陵詩有全篇用常俗語而不害其為超脫。如此章是也。

江上值

一作

水如海勢聊短述

此當是上元二年作。吳論江上值水勢

如海公見此奇景。偶無奇句。故不能長吟。聊為短述耳。題意在下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謙之詞。詩云春

來花鳥又言新添水檻蓋
草堂成後又逢春水也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從

鶴本別作興

春來花鳥莫淡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

涉畧切浮

槎替入舟焉

於虔切

得思

去聲

如陶謝手令

平聲

渠述作與同遊

此一時拙於詩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則詩境漸熟但隨意付與不須對花鳥而苦吟愁思矣檻外浮槎代作釣舟此水勢之盛也才非陶謝無此述作聊為短述而已

杜臆玩末二句公蓋以陶謝詩為驚人語也此惟淡於

詩者知之○雖死不休甚言求工

趙注將愁字屬花鳥

說蓋詩人形容刻露花鳥亦應愁怕猶崔日用詩朝來花

鳥若有情也錢箋春來花明鳥語酌景成詩莫須苦索愁

句不工也若指花鳥莫須愁豈知花鳥得佳詠則光彩生

色正須淡喜何反淡愁耶說文檻檻也軒窗之下為櫺

日欄以板曰檻槎木桴也楊師道詩卧柳礙浮槎渾

皆也漫徒也替代也陶謝謂淵

明惠連抱朴子徒疲勞於述作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朱瀚曰少陵對錦江水而袖手青蓮對黃鶴樓而闌筆其警悟後學不淺然翫頷聯亦有漸老漸熟之意故字用借對法今按作詩機神偶有敏鈍忽然機到則曰詩應有神助忽然機澁則曰老去詩篇渾漫與若云公自五十後年衰才盡何以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乎今考夔詩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諸作皆極精彩未可謂皆率意漫與也

黃鶴本及趙次公註皆作漫與韻府羣玉引此詩亦作漫與王介甫詩粉墨空多真漫與蘇子瞻詩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皆可相証諸家因前題漫興九首遂并此亦作漫興按上聯有句字次聯又用興字不宜疊見去聲

水檻遣心

一作

二首

邵注草堂水亭之檻言
憑檻眺望以遣心也

去郭軒楹敞無邨

草堂本作材

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

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此章

詠雨後晚景情在景中

中四皆水檻前所眺望者

遙應郭邨以見郊居之清曠八句排對各含遺心

文帝詩細雨堦前入

黃希曰成都戶十六萬九千

五十此云城中十萬戶雖未必及其數亦夸其盛耳

葉石林曰詩語忌過巧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如

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

細雨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

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

輕燕受風

斜之句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

音干

枕席清不

堪祗

音支

老病何得尚

一作向

浮名淺把涓涓酒淡蕙送此生

次章說初晴曉景下四言情

葉潤承雨衣乾頂晴老病

忘名酒送餘生此對景而遣懷也○蜀中雅州常多陰雨

號曰漏天陶潛詩夜中枕席冷杜臆曰淺把見無奢

願也遠注公詩喜用送字如送老送此生之類然亦有

本謝朓詩遠近送春日沈約補註王勃詩林塘花

詩送日隱高閣亦曾用之矣月下別是一番春

江漲梁氏編在上元二年杜臆時必蜀中有兵亂感江漲而起興故有末句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

為入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雨降雪融江漲之由

地轉天浮江漲之勢魚龍失所江漲所驅輕帆浮海江漲有感也次聯句意警拔全在吹蹴兩字下得奇雋近岸

故為人得窟移故不自謀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

鶴曰蜀山高而陰經年雪不消今惟水勢之盛衝之而流

也海賦似地軸拔挺而爭迴又浮天無岸地轉天浮四字本此郭璞詩高浪駕蓬萊新序魚鼈之是也厭淡

而之淺故得史記孔子世家蛟龍不合陰

陽滄洲神仙境也何遜詩獨宿下滄洲

朝雨當是上元二年秋作

涼氣曉

一作晚非

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鳶

一作鴛

藏近渚雨燕集

淡條黃綺終辭

一作投

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

清朝

一作宵。上四。朝雨之景。下四。對雨感懷。涼氣江雲。雨勢驟來。鳶藏燕集。禽鳥避雨也。又以古人自况。

蓋將託草堂於世外歟。○庾肩吾詩。北園涼氣高。庾信

詩。驚花亂眼飄。又。雲光偏亂眼。四皓避秦入商洛。山漢

高帝召之不至。夏黃公綺里季四皓之二人也。庾闡湖居

賦。黃綺結其雲樓。漢書。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

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

洗其耳。陶潛

詩。清朝起南颿。

晚晴

杜臆。朝雨而晚晴。乃同目所作。何遜詩。褰裳對晚晴。

邨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

誰能帙杯乾

音干

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薰草映簾。晚晴

之景。整書酌酒。晚晴之事。末有與俗相安之意。言時聞蜀人之論。未嘗怪此一潛夫也。本傳謂公在成都與田夫野老相狎蕩。蓋能親厚於人而人共悅之。故有後二句。洪注。老夫潛。只是說老潛夫。特倒拈以協韻耳。舊注因後漢王符有潛夫論。遂將論字屬自己。其說難通。○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陸瓊詩。庭幽花似雪。詩。度其夕陽。別賦。陌上草薰。鮑照詩。北園有細草。黃生注。江色映簾夕。陽返照故也。梁元帝詩。疎簾度晚光。子虛賦。願聞先生之餘論。孔融書。乃使餘論遠聞。宋書。江夏王傳。如聞外論。不以爲非。

高栴

從舊次在上元二年。爾雅。梅栴。注。似杏實酸。俗作楠。鶴曰。公有栴樹。爲風雨所拔。歌云。倚

天栴樹草堂前。此云接葉製茅亭。歌云。浦上童童一蓋青。此云江邊一蓋青。故知卽此栴樹也。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

音影

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

中四皆屬

敘景但近根接葉連上栴樹落景微風起下醉卧仍在上下四句分截。○開墾土也。謝朓詩。落景皎晚陰。蕭子

範詩試逐微風遠

醉困即酒困也

惡樹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杞

因一作固

吾有雞棲奈汝

一作爾

何方知不材者

一作木

生長

丁丈

切

漫婆婆

上四厭惡木難除下嘆其徒生無益惡木剪還多起下四句言枸杞延年若因吾而有者雞

棲賤樹奈何其復叢耶可見不材漫生物類亦有然者○

古銘毫末不斬將尋斧柯何遜詩惡木寧無幹道書

千年枸杞其形似犬故以枸名高隱外書朱孺子居大若

巖食枸杞根身輕朱注急就篇注皂策樹一名雞棲魏

志劉放孫資久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有雞棲樹

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莊子此木以不甘得終

在天年詩注婆婆舞貌世說殷仲文與衆

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此樹婆婆無復生意

江畔

一作上

獨步尋花七絕句

鶴日詩云東望少城花滿烟當是在浣花溪作

舊編在寶應元年
朱本編在上元二年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

原注

解斯融
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床

首章乃等花獨步之由
顛狂二字乃七絕之綱

杜臆不逢

酒伴故獨步花前耳
○徹盡也
晉陽秋謝尚收涕告訴

稠花亂蘂裏

舊作畏正異定作裏

江濱行步歛危實

一云獨

怕春詩酒

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遠注此初至江邊而作行步歛危老年之狀詩酒

堪使不須慮死也前二自悲後二自慰
杜臆前云花惱此云怕春皆用反語詩酒曰驅使白頭曰料理出語皆奇

○淮南子包裹於天地之間此裏字所本
趙曰裏江濱兩岸俱有花也司空圖詩千英萬萼裏枝紅即此意
王粲

詩率彼江濱
錢箋白樂天詩方愁須惡春即怕春之意

先料理此人又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

江淡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

平須美酒送生涯吳論此過臨江數家而作兩三家家聲之少紅白花之繁日多事亦有惱花

意酒送餘生不孤春色便是報答處○多事就花開言遠注謂種花者多事非〔李白詩〕桃花能紅李能白〔梁元

帝詩〕徒望春光新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東望少去聲城花滿煙百花高樓夏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

一作喚取佳人舞繡筵吳論此回望城中而作少城居密故烟氣蒙花招飲無人所以望

樓興歎杜臆變烟花為花滿烟化腐為新〔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所舍賈商之淵〔注〕少城小城

也在城西市在其中元和郡國志少城在成都縣西南一里〔黃生〕以百花樓為少城酒樓希謂在百花潭上未合

黃師堦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

愛淡紅愛晉作映一作與淺紅吳論此至黃師塔前而作春時懶倦故倚風少憇師亡

無主。則淡淺紅花亦任人自賞而已。朱注：疊用愛字。言愛淡紅乎。抑愛淺紅乎。有令人應接不暇意。○陸游老學菴記：余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蜀人呼僧為師，葬所為塔，乃悟少陵黃師塔前之句。

庚信詩：淡紅蓮子艷。朱超道詩：蘭心帶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

在嬌鶯恰恰啼。

吳論：此至黃四娘家而作。解瑜黃家歿存雖異，但看春光易度，同歸零落耳。故復

有花盡老催之感。此三章聯絡意也。○梁元帝詩：戲蝶時

飄。風花乍落香。古樂府：澤雉飲啄常自在。陳後主

詩：嬌鶯含響偶。駱賓王

詩：分念嬌鶯一種啼。

不是愛花即欲

肯一作死。即索死。一作看花。

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

容易

去聲。紛紛落嫩蘂。一作商量。細細開。遠注：末章總結。

愛花欲死。少年之情。花盡老催。暮年之感。繁枝易落。過時者將謝。嫩蘂細開。方來者有待。亦寓悲老惜少之意。鍾

惺云前一語卽惱花怕春意商量細開不欲其一往而盡也遠注每首尋花章法各能變化

進艇

鶴注詩云南京久客當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

一作卧

北牕晝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

平聲

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竝蒂芙蓉本自

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爲缸

此公卜居後乘舟以遣興也中四喜

妻子相聚賦而兼比未則隨寓而安聊以自慰耳南京

謂成都北望指長安花蝶舟中所見者茗漿舟中所攜者

相逐比子竝蒂比妻杜臆讀起語知非真快心之作所

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者公艱難入蜀得攜妻子此不幸

中之幸也故形之於咏歌○明皇幸蜀號成都爲南京置

尹且兩都易林久客無林詩倣載南畝庾信詩薊

門還北望別賦造手分面銜涕感寂寞而傷神陶潛

傳高卧北牕淮南子越船蜀艇庾信詩小艇釣蓮溪船

小而長者爲艇牟子淡不絕涓流稚子浴其淵梁武

帝詩飛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初學記宋有天淵池華

林池池有雙蓮同幹芙蓉異花並蒂爾雅荷芙蓉注別名芙蓉江東呼為荷洛陽伽藍記北魏侍中楊元慎曰

菰稗為飯茗飲作漿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漿些注柘謂

蔗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瓷

既啟瓷不讓玉言貴賤齊視也抱朴子日月無謝於精

明鮑照詩無謝堯為君何用知相皇無謝皆作不讓解

葛常之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

聲迴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以得見妻

兒為幸至秦州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已

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村詩云老妻畫紙為棋

局稚子敲針作釣鈎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

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際則又異

於客秦時矣申涵光曰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

坐北窗南北字疊用對映杜詩每戲為之如舊日重陽

日傳杯不放杯桃花細逐楊花落即從

巴峽穿巫峽之類後人效之易入惡道

一室一室即草堂此當是上元二年作若在元年方

構草堂豈遂欲舍蜀而去荆蠻乎舊編非是

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一室他鄉遠

一作老

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

一作千

應

平聲

同王粲宅畱井峴山

前

公在蜀而懷楚也正愁二句承上暮景亦起下意爾笛而愁以畱蜀多病故也獨立見船適荆將在何年乎襄

陽本公祖居故欲畱跡其地舊注謂畱井於蜀者非峴山遺井在荆不在蜀也遠注巴蜀來荆蠻去各三字一讀

○張載詩鳴鶴聒空林

秦國策西有巴蜀洙注成都記

其西卽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荆蠻楚地詩蠶爾蠻荆王粲七哀詩遠身適荆蠻襄沔記王

粲宅在襄陽縣西二十里峴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爲仲

井宜

趙汭曰此詩三四景在情中客寓無聊之感也句法與鈞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同如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

啼又其苗裔也但此猶出聞見二字爲稍異耳

所思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部而謫荊州司馬也

蔡夢弼曰崔漪蓋自吏唐書杜鴻漸傳祿山亂

肅宗至平涼鴻漸與節度判官崔漪
定議興復謝朓詩開襟望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原注崔吏部漪 謫官一作樽酒 定常開九

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去聲 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

問平安無使去聲 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艷瀕堆上四

懷崔司馬下傷音書濶絕也苦憶二字直貫通章杜臆

官雖謫酒常開便見司馬胸次或醒或眠顛狂落拓真得

酒中趣者此為醉司馬傳神而相憶已在其中五六彼此

互言更見兩情遙企在己則有懷欲罄在彼則信使莫通

此所以苦憶淚零而欲憑江水以達之也此詩備寫苦衷

語語足泣鬼神朱瀚曰九江一柱荊州謫居之地顧

注懷抱懷崔之意向人逢人問訊也舊以懷抱屬崔者非
○易樽酒簋二禹貢九江孔殷蔡傳九江即今之洞庭
也沉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
洞庭是名九江楊德周曰此九江斷主蔡傳若潯陽之九
江乃揚州境與一柱觀不合矣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
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一統志在松滋

縣東丘家湖中劉孝綽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古

詩臨風送懷抱古樂府問客平安不烏鳶歌淚泣泣

兮雙懸荆州記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

象瞿唐莫上瞿唐峽在夔州峽口有灩澦石

王嗣夔曰此詩觀頭借對日落五六接上失嚴此不縛

於律所謂不繩削而自合也不知者以為隕然自放矣

洪邁容齋隨筆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

入尤峻如杜幽樓地僻經過少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

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葉晦叔昔贈予

詩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

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處易

為悲梅花盡落清江上黯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

聞斛斯六官未歸

舊次在上元二年成都作解斯復姓名融公所謂南隣愛酒伴者

故人南郡去去索

蘇則切

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

平聲室倒

懸荆扉淡蔓草土鏗

粗卧切

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

眠

此為斛斯耽酒而諷之也賣文得金李北海亦嘗為之若索錢則不雅矣得錢即飲飲醉即眠少年有此亦近

無賴况老尋醉鄉不顧其家故囑其早歸以為善後之計
朋友相規之義也○鶴曰南郡江陵府也吳志南郡在荆
州南王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左傳室如懸磬
詩野有蔓草御覽說文云銚鑪也纂文云銚音副銚
大者曰銚困學記聞土銚乃黔蜀人語黃鶴云銚瓦鍋也
陶潛詩窺竈不見烟老罷言老則百事皆罷矣南史
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曰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無賴
無所倚賴而為不肖也詳見三卷晉書阮籍傳籍方據
眠按醉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

去聲尹朱注依草堂草
本編在上元二

年此蓋出郭後寄二尹者唐書青城縣屬蜀州因

山為名全蜀統志青城廢縣在灌縣南四十里元和

郡國志青城縣垂拱二年改為蜀州開元十八年仍

為青城今按唐書青城乃蜀州之屬邑據元和志青

城與蜀州是一地而兩名也杜詩既有青城又有寄

高蜀州詩當如唐書之說鶴注青城乃蜀州外邑

在成都之西唐書京兆河南等府有少尹二

人掌貳府州之事時成都稱南京故置少尹

老被樊籠役

一作老耻 妻孥笑

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

吾一作君

曹東郭滄江

浪一作

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

楚懈切

底

病回首興

去聲滔滔

首聯往青城之故異縣指青城吾曹指二尹五六申投異縣七八申憶吾曹

鳥在樊籠不能奮飛嘆己之羈旅踟躕也樊籠與出入相闕別本作妻孥笑語稍直率下截大意言江山跋涉如

此則文章何救於貧乎惟回首故人詩興猶覺滔滔耳趙次公註差病除也言雖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正與章首

相應朱注云差是差錯之差病如聲病之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回首二子與自滔滔蓋以詩道自信之詞

二說不同今從趙注陶潛詩久在樊籠裡蔡邕詩他鄉各異縣晉書王衍曰吾曹雖不如古人括地志李

冰穿邗江檢江來自西北合於郡之東南今有合江亭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近

接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銷寰宇志傍便山在縣西與青城山連接谿谷深邃夏積冰雪世說殷顛曰我病自當

差正憂汝患耳匡謬正俗俗謂何物為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底音丁兒反淮南子自

滔滔以
自新

野望因過常少

去聲仙草堂本編在上元二年青城詩

仙蜀本注云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昔梅福

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者猶今俗呼為仙尉朱注詩

未幽人指常少仙也黃鶴云少仙當是常徵

君公後有寄常徵君詩徵君晚節傍風塵

野橋齊渡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邛

樵徑引嘗果栗皴

一作

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上四野望

之景下四過常情事

青城灌口野望所見入村訪常也

嘗果雷公也日盡未遣見其款洽多情

方云野外之橋

可連騎者少齊渡馬三字寫景特佳

杜臆少府稱幽人

知非在任者沈佺期詩野橋疑望日

鶴曰蜀州青城

縣有青城山州內又有灌口元和郡國志灌口山在彭州

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蜀州東北至彭州一百二十里漢

文翁穿滿江灌溉故以灌口名洙曰秦守李冰疏鑿離堆

以灌蜀土因得名范成大吳船錄將至青城當再渡繩

橋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元
和郡縣志大江經青城縣北去縣二里宋初益部方物
贊人師栗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似栗味美以獨房爲貴
久食已風擊西溪叢語集韻皺側尤切革文蹙也漢上
題襟周絲詩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躡避栗皺又云栗
不和皺落卽栗蓬也蔡口皺當作皴皮裂也易利幽人
貞之

丈人山

御覽玉匱經云黃帝遍歷五嶽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

山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對郡西北在岷山南
連峯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神異甚多寰宇記山
在青城縣西
北三十二里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

去聲

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首記

登山覽勝。○魏文帝雜詩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智度
論若入寺時當歌頌讚嘆不唾僧地青城山記甯封先
生棲於北巖之上黃帝築壇拜爲五嶽丈人晉代
置觀謝朓敬亭山詩卽此凌丹梯注丹梯山也丈人祠

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

冰雪容

此欲託迹幽棲也。遠注山屬仙境故以遊仙之意作結。此章五七言各半蓋唐人七古長短參

用如李頎送劉昱詩亦然。○陶潛詩山氣日夕佳。魯靈

光殿賦飛陛揭孽綠雲上征。謝靈運詩迢遞瞰高峰

釋寶月詩倩人為我除白髮。敬元子詩我欲將黃精流

丹在眼前。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

寄杜位

朱注位為李林甫婿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貶官必在十二載自十二載癸巳

至上元二年辛丑為九年詩舉成數故云十年流也

邵注公有送相別駕赴江陵詩題知位以行軍司馬

移在江陵矣一統志玉壘在灌縣西北二十九里灌

縣乃唐之導江青城二縣地蓋其山自導江而接青

城界也詩云玉壘題書心緒亂又知在青城所作草堂本與青城諸詩同編入上元二年得之

近聞寬法離

去聲一作別

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

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于戈况復

扶又切

塵

行云

隨眼鬢髮

還應

平聲 一云白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此為杜位移州而作也。離新州敘事尚百憂推心逐客二

句承新州言流竄之久于戈二句承百憂言離亂堪傷未

述寄詩之意猶恐後會難必也。顧注同是貶竄於鄭虔

日嚴譴於杜位日寬法以見輕重失宜此老杜春秋之筆

澤州陳冢宰日鄭初貶官故用嚴譴位離貶所故用寬法

拜欲以此翻兩人罪案也。位從新州移江陵尚未還家

故云歸懷時有史朝義段子璋之亂故日塵隨眼。○唐書

新州新昌郡屬嶺南道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詩豈不

懷歸。又離此百憂。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劉注玉壘

山名渝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左峴日玉壘有二一在威州

一在灌縣此指灌縣之玉壘。孫萬壽詩

心緒亂如絲。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顧宸日是一紙家書率直攄寫不待致飾日近聞日想

見日雖皆日已是日况復日還應日何時更得只此數

虛字中情文歷亂俱寫出心亂之故骨肉真情溢於言

表矣。盧世淮日字字排空却字字瞻實妙不可名狀

送裴五赴東川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時史朝義未平故云何日通燕塞東

川屬蜀潼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

平聲

塞相看

平聲

老蜀門

東行應

平聲

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平聲

○從在蜀說向東川四句分截顧注裴必負匡時之志者故以高義動乾坤稱之何日得通燕塞乎無使同老蜀門也東行承蜀北望承燕張遠注悲秋之意非君莫可與論今復從此而去蓋重傷之也○宋孔欣詩流落尚風波孔叢子羈旅之臣慕君之高義望淚霑巾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楚辭竊獨悲此凜秋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鶴從舊次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江淮吳會皆稱江東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一作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平聲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一作能歸此送別韓君而作也

上四江東省觀有喪亂之感下四蜀江送別有故鄉之思

張綆注韓蓋公同鄉人必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往省之

玩次聯及結可見亂後不能養親則萬事之失所可知

矣骨肉飄零彼此同憾正歎兵戈之害黃牛白馬出峽所

經兼寫冬日之景各努力謂俱訪天倫未同歸謂猶阻兵

革朱瀚曰灘聲樹影二句在韓是一片歸思在杜是一片

離情氣韻淋漓滿紙猶濕杜臆故鄉指洛陽○蔡琰胡

笳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列女傳老萊子老奉二親行年

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

東哲補亡詩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注庭闈親之所居水

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

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競分

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溪迴望如一

矣一統志黃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白馬在崇慶州東

北十里朱云唐蜀州今為崇慶州他注引九域志江陵白

馬州者非薛道衡詩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黃牛亦以白

馬黃牛作對梁元帝詩灘聲下濺石陳後主詩樹影帶江沉魏文帝樂府男女居世各當努力蘇武詩遊

子戀故鄉補注王勃詩堰絕灘聲隱峯交樹影淡亦連用作對

謝榛曰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具有四聲歌則揚之抑

之靡不盡其妙如此詩首聯以平聲揚之也次聯以平

聲抑之也三聯以去聲揚之也四聯以入聲抑之也平

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

促調

柵一作樹為風雨所拔歎宋注考草堂本此與茅屋

詩內今從之黃鶴據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謂此詩作於其時太泥

倚江柵樹草堂前古一作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

去聲此五月髮髯聞寒蟬堂依柵樹此卜居之由五月寒

陰多則氣涼故髮髯如聽寒蟬蟬是咏樹不是咏蟬樹高則響細

起語鮑照詩哀哀古老容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

楚辭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長門賦東南飄風動地時髣髴以物類分江道詩寒蟬向夕號

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晉作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

天意風雲雷雨一時並作乃樹所由拔也杜臆天意二字宜玩恐草堂終非吾有也蓋以柗樹卜之○詩飄

風自南莊子雲滄波一作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亭亭一作

氣不待族而雨滄波一作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亭亭一作

一青一作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平竽籟述叙

之先佳景堪玩樹映江波尤為可愛且垂蔭足避霜雪

迎風如聽竽籟故客行至此頻留而不過劉刪詩孤石

滄波裏陶潛詩事勝感行人虎倒龍顛委榛一作棘淚

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荆

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樹

倍增旅况凄涼矣正與首段誅茅卜居相應虎倒龍顛

言仆路之狀即病柏詩偃蹇龍虎姿意此章四段各四

句○王粲詩城郭生榛棘梁簡文帝詩淚痕未燥

詎終朝吳質書憤積於胸臆陶潛詩貽爾新詩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

平聲

卷我屋上三重

下聲

茅茅飛渡江灑

一作

滿江郊高者挂罥

古犬切

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

一作

墀

於交

切○此記風狂而屋破也○楚辭秋高而氣清莊子萬竅怒號楚辭鳥大兮屋上李善選注罥結也塘坳

水塘作坳埳形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南邨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

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

杖自嘆息

此歎惡少陵侮之狀○王勃詩對面即飛花後漢祭彤傳盜賊公行淮南子唇焦肝沸有

今無儲曹操樂府來日大難口燥喉乾此蓋參用之也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

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

一作

鐵嬌兒惡

如字蔡讀鳥卧切

跣踏裏

裂牀頭

從郭知達一作牀牀

屋漏無乾

音

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

喪去聲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此傷夜雨侵迫之苦

詩書卷滿牀頭齊民要術方言種麻截雨脚憲蓬戶甕牖上漏下濕秦嘉詩長夜不能眠徹乃徹新序原

曉即達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

且意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一作受

凍死一作亦足末從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

此亦兩韻轉換此章前後三段各五

句中段八句○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嚴

助傳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朱注突兀見此屋

即廣廈千萬間也白樂天詩安得布裘

長萬丈與君都益洛陽城即祖此意

石筭行趙注謂詩作於上元元年今按此下三首詞格相同恐俱是上元二年所作鶴注通鑑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於西內此詩云好蒙蔽媚至尊其事隱而彰終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葢恨去輔國輩之不速也華揚國志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

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田曰石笋在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

一作街

上石笋雙高蹲古來

一作老又作遠

相傳是海眼苔蘚蝕

英華作蝕舊作食

盡波濤痕雨多

一作來

往往

得

一作有

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

平聲

恐是昔時卿相

去聲

冢

一作

墓立石為表今仍存

俗之傳訛

不笋行。諷奸臣之棄蔽也。首段斥世世以石笋為海眼遂云

雨後有珠此語恍惚不足憑也墓前石表乃公之獨斷○

木經注地里風俗記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州曰益州以新啟健為牂牁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成都記距

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

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又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博雅瑟瑟

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比成都
記石笋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亦有細孔可以
貫絲高彪詩恍惚中有物希微無端形惜哉俗態好去聲蒙蔽亦如小臣媚至

尊政化錯迤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

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此惡

其惑人而當去俗好神奇造為不經之說以蒙蔽人聽

猶小臣蠱惑君心以致政外國危此痛言附會之誤人也

擲去此石使根底立見則人心不疑矣此破前恍惚蒙蔽之意
此章二段各八句○張衡溫泉賦殊方跋涉駿奔

來臻莊子
此之謂本根

趙彥材曰上元元年李輔國離間兩宮擅權蒙蔽故賦
石笋以譏之盧元昌曰輔國本飛龍廐小兒官判元

帥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虛名忘本根也決事銀臺關

白承旨可謂垂迤失政體矣宰相率子弟禮節度皆門
下士可謂後生皆駿奔矣與張良姊表裏禁中其媚至
尊直侍帷幄專事蒙蔽也自靈武給事銀璫疊膺寵秩

其受厚恩適足搖動
東宮傾危社稷耳

石犀行

鶴注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戶口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寓也

華陽國志

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

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中市

橋門一在淵中陸游筆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東階

下亦瓮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一足不備以他石續

之氣象甚古全蜀總志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

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聖壽寺佛殿前寺有龍

淵以此鎮之一在府城中

衛金花橋即古市橋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

去聲

刻石立作五

舊本作三蔡云當作五後同

犀牛

自古雖有厭

乙甲切

勝法天生江水向

一作須

東流蜀人矜誇

一千載

上聲

泛溢不近張儀樓今日灌口

一作注

損戶口此事

或恐為神羞

石犀行

諷廟堂無匡救之人也首段譏厭勝之謬江水東流非關厭勝目擊灌口衝決

則知神不能為力矣蜀人向誇此犀盡誕妄耳○華陽國

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郡太守漢高帝紀蕭何立未

央宮以厭勝之術郭璞傳贊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

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

顏不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遂得堅

立城西南樓百有餘尺名張儀樓臨山瞰江成都志李冰

為蜀郡守化為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設鬪牛之戲祠南

數千家邊江低坻雖甚秋潦亦不移李膺益州記清水

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元和郡國志灌口山在彭

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

山舊書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灌口損戶口或

是此時書無作神羞范成大吳船錄崇德廟在永康

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修築吳作隄防出眾力高擁木石

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終藉

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五犀不

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一作調和自免洪一作

波側界切安得壯士一作提天綱再平水土犀一作

濤恣凋瘵叶音際

奔一作茫此欲扶正道以杜神怪築堤乃正道厭勝乃

訛之物非關經濟何不提去以滅其迹乎修築在官而

調和在朝此推本之論也此章亦八句分段○月令季

秋之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左傳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通鑑光武信用譏文桓譚諫曰觀先王之所記述

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丘遲詩詭怪

石異象易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朱注蜀王本紀華陽

國志水經注成都記昔云李冰作犀牛五頭後來止二犀

可見其三頭已不存所謂缺訛只與長川逝缺損其數訛

易其處也祖孫登詩長川照落日論衡天稟元氣人

受元精海賦昔在帝媯巨唐之代天綱淳滴為涓為瘵

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羲後漢

陳蕃傳志清天綱杜臆壯士謂才相天綱謂國柄舜

典咨汝禹

平水上

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場於三殿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

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夫臣膜拜圍繞當時黷禮不經甚

矣故有厭勝詭怪等語且自李峴貶斥朝無正人

故有調和元氣之說此詩寓言亦確有所指矣

杜鵑行

李輔國勅遷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詩借物傷感當屬上元二年作鶴日觀其詩意

乃感明皇失位而作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

一作云

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

自啄羣鳥至今為

去聲一作與

哺雛

杜鵑行傷舊主之孤危也起舍寓意蜀天子化杜

鵑憐之也寄子代哺蜀帝之分猶存焉○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鵲而羽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羣鳥為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溪樹裏

英華作頭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

郭作惟

摧殘始

去聲晉作如

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思

此憫

其形聲之哀慘君臣舊禮承哺雛伏樹號呼自傷孤立也哀聲流血承號呼含憤包羞備言失所也杜臆傷形

思哀具有情而不能自達○曹植詩倉卒骨肉情陶潛祭妹文遺孤滿眼謝莊月賦羈孤遞進曹植白鶴賦

恒竄犬以窮棲阮瑀詩深樹猶霑裳

而走之風俗錄杜鵑聲哀而功有血

抱區區西京賦樸叢為之摧

殘母丘儉詩但當養羽翮蒼天變化誰料平聲得萬事

反覆芳服切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一本無豈憶當殿

羣臣趨末致感慨悲痛之意當殿羣趨遙應蜀天子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國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

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

息羽毛憔悴似人髣飛走樹間逐虫蟻豐憶往日天子尊

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詩意所本也

洪邁隨筆云明皇為輔國劫遷西內肅宗不復定省子

美作杜鵑行以傷之黃鶴曰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

遷上皇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畱尋置如仙媛於歸

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憚成疾詩曰雖同君

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蓋謂此也盧元昌曰蜀

天子雖指望帝實言明皇幸蜀也禪位以後身等寄巢

矣劫遷之時輔國執鞭將士拜呼雖存君臣舊禮而如

仙玉真一時並斥滿眼骨肉俱散矣移居西內父子睽

二

離鞞孤溪樹也。罷元禮流力士。徹衛兵。此摧殘羽翮也。上皇不茹葷。致辟穀成疾。卽哀痛發憤也。當殿羣趨。至此不復可見矣。此詩託諷顯然。鶴注援事証詩。確乎有據。張綆疑羞帶羽翮傷形。愚句謂非所以喻君父。亦太泥矣。蓋託物寓言。正在隱躍離合間。所謂言之者無罪也。或疑劫遷西內宮禁秘密于美遠遊西蜀。何從遠知之。曰。蜀有節鎮國家大事。豈有不知者。故曰朝廷問府主。其以杜鵑比君。本緣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鳥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注唐莫州台州道州遂州四州皆有唐興此云劍外官人冷是指

遂州自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已改爲蓬溪而公於上元二年爲邑宰王潛作唐興縣客館記及此詩題俱云唐興乃因舊名耳當是上元二年作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

官人冷關中驛騎

去聲

疎輕舟下

去聲

吳會

桂音

主簿意何如

上四

敘知交離合之情下則自嘆鞞旅飄零也暫逢而又值戎馬舍無限悲傷官冷則無可憑藉騎疎則遙隔音書所

以有輕舟東下之慨○何遜詩分手清江上裴子野詩
連年被甲兵古詩中有尺素書莊子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淡踐戎馬之地沈佺期詩

劍外懸銷骨左傳官人肅給杜詩博議官人乃隋唐間

語北史梁彥光傳初齊亡後人情險詖安起風謠訴訟官

人于變萬變舊唐書高祖紀高祖即位官人百姓賜爵一

級武宗紀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

則官人者乃州縣令佐之稱也項羽傳關中阻山河四

塞注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崔湜詩邊書驛驢

歸阮籍詩乘流泛輕舟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

至吳會指吳門會稽也陳書高祖謂蔡凝

曰卿意何如未問主簿之意謂我何如也

敬簡王明府

鶴注上元二年公嘗為唐興縣宰王潛
作客館記當即其人此殆因詩而簡之

詩云鷹秋怕苦
籠必是年秋作

葉音縣即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

病思偏秣鷹秋

一作

怕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

此

賓主疊敘致簡之意在未聯 葉縣仙才稱明府周南流
 落公自謂病驥飢鷹歎窮途流落秣芻脫籠望高義一援
 也 大抵慷慨仗義者見漠視交情之人淡以為耻耻從
 高義推出○後漢書湖陽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 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甯滯尉南不得與從事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
 地 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有神術即古仙人王子喬
 也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
 恐非仙才也 阮瑀詩流落恒苦心 思偏秣猶言偏思
 秣乃倒字法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門圃秣驥華田 秋
 鷹思擊故怕在籠

王融詩高義幸知遊

重簡王明府 鶴注詩云冬來只薄寒 當是上元二年冬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一作蜀雨幾時乾

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一作寬君聽平聲鴻雁響恐致稻

梁難 此章重簡以望王猶前章驥病思秣之意冬而雲雨蜀候異也王今問我行李豈有寬解窮愁之法乎

鴻雁哀鳴各求宿梁君聽其音得無憐謀食之艱難耶○
甲子謂歲序晉江曉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楚辭泥污

后土兮何時乾行李注見四卷

司馬遷曰非窮愁不能著書

葛常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
贈高彭州客夜在夫簡王明府簡韋十諸篇亦見其艱

窘中有望於朋友故舊也
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人哉

百憂集行

鶴注詩云只今倏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
年辛丑作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

又云公於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
是時裴冕為尹

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若幽後賜

名國楨二年三月以崔光遠尹成都與高適共討段

子璋時花驚定大掠東蜀天子怒以高適代光遠是

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除嚴武成都尹則適代光

遠在成都才一二月耳意止是攝尹也公素與適善

豈強供笑語者主人當指光遠史云光遠無學任氣

宜與公不相合也王筠行路難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

一作昔

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

熟一日上上聲樹能千廻首敘少年得意之狀。○左傳魯昭公年十九而猶有童心。甯戚飯

牛歌黃犢上坂且休息。晉書即今倏忽已五十一作卽今年纔

王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區兩

五六 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區兩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

十 百憂集此歎身老拙於逢世。笑語供主人說窮途作客之態最苦。○蔡琰胡笳

隙劉孝綽詩坐卧猶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觀我顏色

懷想詩燕笑語兮

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先則飯啼門東此歎貧窶不能顧家。索

飯啼門東說飢不擇食之情最慘此章三韻分三段。○

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顏色同各帶憂色也。漫叟

詩話記庖厨之門在東故

日啼門東非強起韻也

徐卿二子歌鶴注舊編在上元二年時徐知道為西

使太常趙

卿之類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

抱送竝是天上麒麟兒首敘生子奇兆相追隨連有吉夢也孔子釋氏正述其夢○詩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陳晝徐陵母臧氏常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年數歲家人攜候寶誌上人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

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此記生相之奇○爾衡傳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揚子吾家之童九歲而與我元文尹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謝莊月賦滿堂賓客迴遑如失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

雛者異時一無異時名位豈肯卑微休末乃歸美徐卿也此章畫然三段第七八句

本與五六相應却另轉韻直連至末杜詩歌行有韻換而意不換者如中四句是也有意換而韻不換者如末四句是也○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庚信詩謂言君積善還

得嗣前賢衮衮多貌左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曹

植釋愁文 眩惑名位 王充論衡

位雖卑微行苟離俗必與之友

申涵光曰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今人

刻詩集生子祝壽套數滿紙豈不可厭

戲作花卿歌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作 盧注公為

舊唐書肅宗紀

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

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奩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

以綿州為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將

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子璋高適傳西川牙將花驚定

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

成都猛將

去聲

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

見賊惟多身始

去聲

輕綿州副使

去聲

著

陟畧切

拓

趙曰當作楮

黃我

卿掃

去聲

除即日平

此言勇猛剽悍所以平賊有功 ○抱朴

齊桓康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斨力絕人所過村邑恣

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世說曹景宗謂所

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鴨
叫平澤中逐麇數肋射之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

人忘死朱注子璋新書作節度兵馬使舊書通鑑作梓

州刺史此詩又云綿州副使蓋以梓州刺史領副使時據

綿州反遂稱綿州副使耳唐書綿州巴西郡屬劍南東

道本金山郡天寶元年更名唐六典諸軍各置節度使

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黃

袍巾帶聽朝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子璋一作鬪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平有此節度

人道去聲我卿絕世一作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

東都此見平賊之後不當留蜀滋亂梓州作亂者段子

璋也綿州奔竄者李真也成都舉兵者崔光遠也斬

段授崔而安李者花驚定也一事而三善備故曰絕世無

此詩兩韻分截曹植鬪體說顧見鬪體塊然獨居

王洙曰崔大夫謂光遠手提擲還謂歸功於主將朱注

李真初出奔成都後復鎮東川故曰重有此節度晉白

石郎曲即艷獨絕世無上補注前段庚陽

元二年史思明方據東都通協本于古韻

據崔光遠傳花敬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取之蜀人之受毒甚矣詩云何不喚取守東都此馭將之善術也蓋以東都之命見召則敬定既不疑懼而蜀中可免其患且東方諸鎮屯聚花卿必不敢專行跋扈朱注謂刺其一將之雄不能掃除大寇此語猶覺未盡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寫得壯氣勃勃明人沈明臣詩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可與此詩竝樹旗鼓唐詩紀事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夜關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未愈曰更誦吾詩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誦之果愈

謝臯羽花卿冢行云濕雲模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葦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冢知者誰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綿州柘黃魂正飛按杜詩以柘黃為衣色謝詩以杠黃為樹色意各有所指黃山谷詩話花卿冢在丹陵縣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贈花卿

單復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舊注公有戲作花卿歌此花卿即敬定也朱注唐曲水

調歌後六疊入破第二節
此詩見郭茂倩樂府詩集

錦城絲管日

樂府作曉

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

平聲天

上有

樂府作去

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風言音之清入雲言聲之高天上形容歌舞之妙杜

應胡元瑞因李羣玉有贈歌妓相同因以花卿為歌妓竊謂此詩非歌妓所能當其為花敬定無疑其人恃功驕恣

故語含諷刺能得幾回聞言其必不能久也○漢靈帝歌清絲流管歌玉息曹植詩齊謳楚舞紛紛梁元帝詩

江風當夏清曹植七啓長裙隨風悲歌入雲古詩誰能為此曲宣室志玄宗夢仙子十輩御雲而下列於庭

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此神仙紫雲之曲也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

有列子耳目所觀聽皆非人間之有

焦竑曰花卿恃功驕恣杜公譏之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之旨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之冠

楊慎曰花卿在蜀頗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錦城妓女獨以此詩入

歌亦有
見哉

此詩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其首句點題而下作承轉乃絕句正法也李白蘇臺覽古云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亦首句點題也有在次句點題者如杜常華清宮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是也有在三句點題者如儲光羲寄孫山人云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住人間是也有在四句點題者如韓愈楚昭王廟云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是也有一句二句點題者如李白秋下荆門云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人剡中是也有一句三句點題者如李白與史欽聽黃鶴樓中吹玉笛云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是也有一句四句點題者如皇甫冉送魏十六還蘇州云秋夜沉沉此送君陰重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是也

也有二句三句點題者如常建三日尋李九庄云雨歇

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谿水流。是也。有二句四句點題者，如孟浩然濟江問舟子云：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舸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是也。有三句四句點題者，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是也。又有兩扇立格對起分承者，如少陵存歿日號云：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事，白楊今日幾人悲。是也。

少年行二首

鶴注此上元二年夏在成都作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

平聲酒長

子兩切一作養

兒孫傾銀注玉

英華作玉舊作瓦

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

首章有達觀齊物意，乃曉悟少年之詞。

盧注：瓦盆與金玉雖異，若論盛酒而飲，及其醉時，則彼此共卧於竹根，又何貴賤之別乎。○後漢逢萌傳：首戴瓦盆。

阮籍傳：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吳越春秋：玉杯銀樽。公詩：只想竹林眠，即卧竹根之意。又詩：鳥下竹

根行亦槩言竹傍也按杜田補遺酒譜云老杜共醉終同
卧竹根蓋以竹根為飲器也庾信謝趙王賜酒詩野燼然
樹葉山杯捧竹根趙次公曰卧竹根謂同醉卧竹根之傍
選詩徘徊孤竹根可證若如杜田說飲器豈可謂之卧乎

漢高帝紀

時飲醉卧

羅大經曰瓦盆金玉同博一醉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
之蹇驢布鞵與駿馬金鞍同一遊也松床筦席與繡幃

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

富貴賤皆可以一視矣

巢燕引

西溪叢語作引一作養

雛英華作兒

渾平聲

去盡江花結子也

去聲一作

已無多黃衫年少

去聲

來宜

叢語作宜來

數

先角切杜臆音所上切

不見堂

前東逝波

次章有及時行樂意乃鼓舞少年之詞春光已去時不可返故宜頻數來遊○北史麥鐵杖

傳將度遠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得被殺爾
當富貴唐書禮樂志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

文玉帶立左右每千

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贈虞十五司馬

鶴注梁氏編在大曆三年時公年是五十七歲矣當如暮歸詩年過半百

不稱意不應云百年嗟已半當是上元寶應間在成都作故云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若在公安則公未嘗舍舟不應有此語也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

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

鳳欲化北溟鯤

上敘虞氏淵源也公九齡作大字平日能書可知 盧江師秘監師其書法

逼丹青以孫比祖家聲存器宇自祖及孫也筆勢詞源追

懷秘監爽氣以下稱美司馬 金天玉露借秋景為喻南

鳳北鯢言能變化飛騰 唐書虞世南餘姚人太宗踐阼

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為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效太

宗勅圖其像於凌烟閣 唐書時稱世南五絕四曰文詞

五日書翰 王僧虔論書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

浩蕩曠遠也 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張衡思

在賦顧金天而歎息兮 周祇箴清談輟響 江淹賦王

露暖天董仲舒有繁露篇
徘徊孤竹根
莊子北海有魚名曰鯢化為大鵬
交態知

浮俗儒流不異門過
平聲
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

葉雲江月上
上聲
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

相與青山隔故園
下敘彼此交情
儒門不異虞杜皆舊

乃成成都晚景四座敢辭喧同飲興豪也贈書於故園言兩
人相期北歸或特過或偶逢皆與諸客連位而飲正見

司馬好客與俗交有別杜臆謂虞杜作客而飲他人者非
是此章兩段各十句前漢藝文志儒家者流顏延

之詩家崇儒門沈約詩客位紫苔生晉史論劉畢芳
樽之交鮑照詩野曠沙岸靜別賦月上軒而飛光

古樂府四座樂且康魏志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
謂座客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病柏
此下四章梁權道及黃鶴俱編
在上元二年之秋今並依舊次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
一作
蓋偃蹇
一作
龍虎姿主
邵本
作正

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

色壤

病柏傷直節之見摧者此從盛時敘起崇岡勢尊嚴車蓋狀聳翠龍虎幹奇古風雲氣陰森神依樹故人致敬根內撥故色外枯○琴賦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司馬相如大人賦網繆偃蹇注偃蹇天嬌也後漢耿純傳純說李軾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左傳史嚱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莊

子松柏其生也正宋書魯郡孔子廟柏舊有二十四株其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江夏王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長楊賦中路而後馳

出非不得地

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日夜柯葉改去聲一作碎丹鳳

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一作窟內此形容衰

時之柏得地盤據承千年根歲寒改柯承顏色壤鳳去鷓鴣則神人失所憑依矣忽無憑翻論語歲寒後凋柯葉改翻禮記不改柯易葉○歐陽建詩松柏相隆冬瘁然後知歲寒古詩枝葉日夜零記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

上寺

卷一

三

而不改柯易葉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詩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後漢北海靖王傳志意衰

情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一云無根理浩蕩難倚

賴末以感慨之意作結觀盛衰倏異知造化為難憑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詩佇立以泣

孔安國尚書傳吁疑怪之詞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浩蕩猶言渺茫

王嗣爽曰此章有託而發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一本之微崇重至此丹鳳鴟鴞喻正人摧折則善類傷心

而小人快意結語尤悲如范滂語子云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意王相似師氏謂此

詩為郭英又而作英又鎮成都為人端直蜀人重之永泰元年崔旰反英又為韓澄所殺諸孤哀苦莫訴故有

鳳雛哀鳴之句崔旰竊據成都故有鴟鴞穿穴之句蓋隱其詞以託諷也今按崔郭事在去成都後時地未合

黃生曰此喻宗社歛傾之時君子廢斥在外無從匡救而宵小根據于內恣為姦私此真天理之不可問者

病橘鶴注唐十道志蜀有橘柚之園

羣伊一作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一作酸澀如

棠梨剖一作之盡蠹蝕一作采掇爽所一作宜紛然不適

口豈只一作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一作別故枝一作冬

霜雪積况乃迴風吹病橘傷貢獻之勞民也首敘橘病堪

半死易凋杜臆未忍別故枝偏於無知之物寫得有情

○晉書殷仲文傳無復生意爾雅注棠今之杜梨陸曰

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者澀而酢詩薄言

采之薄言掇之莊子担梨橘柚皆可於口梁元帝書適

口充腸無索弗獲七發其根半生半死嘗聞蓬萊殿

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一作光輝寇盜尚憑陵

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舊作諗趙定罪有司憶昔

南一作海使去聲奔騰獻荔支一作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

悲 此借橘以慨時事。病橘不供。適當減膳之時。疑是天

意使然。但恐責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獻荔事為證。節節

雅開。意多曲折。此章兩段各十二句。○鮑照詩。橘生瀟

湘側。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木多橘。唐書。潭州有橘洲。

太真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枝。種於蓬萊宮。

天寶十載。秋結實。於是宣命賜及宰臣。古詩。此物何須

用。朱注。橘結實一年多。必一年少。故曰歲不稔。國語。不

稔於歲。尚書。惟辟玉食。漢陳咸傳。泰侈玉食。注。玉食。美

食如玉也。左傳。悲陵我城郭。漢書。國有大災。則減膳

撤樂。示自責也。又息夫躬傳。民心悅而天意得矣。後

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

阻。死者繼路。唐羌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國史

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每歲飛馳

以進。唐書。楊貴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

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杜修可曰。唐所貢乃涪州荔

支。出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此特借漢事以譏之。魏明

帝詩。百馬齊轡。曹植詩。但見耆舊老。不覩新少年。

枯櫬

鶴曰。上元二年。蜀有段子璋之變。故詩云。傷時苦軍乏。廣志。櫬一名柈。櫬狀如蒲葵。有葉無

枝陳藏器本草其皮作繩入水千年不爛

蜀門多櫟

一作

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

音異

朽徒布

一作

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

去聲先

蒲柳

枯櫟傷民困於重斂也首敘櫟枯之故但為斧斤所剝故先蒲柳而凋零耳

○南都賦其木

則併欄結根竦本垂條嬋媛

陳琳檄割剝元元

盧湛

安國几賦荷斧斤援葛藟

北史韋世康與子書曰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楸梧風先蒲柳世說顧悅之髮早白

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說文楊柳即蒲傷時苦軍乏一物

官盡取

此苟切

嗟爾江漢人生成復

扶又切

何有有同枯櫟木

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

一作能

自守

此見枯櫟而念生民軍

典賦重剝民等於剝櫟此嗟嘆本意江漢指巴蜀生成謂物生死此人○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櫟皮為馬具

啾啾黃雀啄

一作啾

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

音干一作枯形影

摧

殘沒藜莠

一結語多感慨。銷影滅埋沒藜莠耳。

雀啄機毛。飄如蓬走。究竟形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

段四句收

○吳越春秋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後

何遜詩嚴野散寒蓬

李密陳情表形影相弔

前漢郊

祀志嘉禾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焉

盧元昌曰公為王闔州進論一表其中云勅天下徵收

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損之又損劍南諸州

困而復振矣枯穰一章即是此意詩中咏物之作有

就本題作結者如此章是也有借客意作結者如病橘

枯枿是也可悟

詩家擒縱之法

枯枿

梗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枯枿傷大

材之見棄也首敘老幹孤立○蜀都賦梗楠幽藹

於谷底

子虛賦刻削崢嶸

陶潛詩慘慘寒日

上枝摩

蒼一作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一作拆萬孔蟲蟻萃凍

朱注音東雨落流膠衝風奪佳一作嘉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去聲

愁思去聲○此言其憔悴失所枝根雖具生意久亡故

楚辭使凍雨兮灑塵爾雅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

庚信詩枯楓乍落膠朱注流膠樹中膠液流出也楚辭

衝風至兮水揚波注衝風隧風也宋江夏王鋒修柏賦衝

風不能摧其枝吳邁遠詩可憐雙白鵠謝靈運詩天

雞弄和風爾雅鷩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注逸周書文鷩

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按汲冢周書王會篇云蜀人以

文鷩文鷩猶含棟梁具無復扶又霄漢一作雲霄志良工古昔

者若翬雉切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子兩何容易音異截承金

露盤裊裊不自畏未用比喻作結慨用舍之失宜棟梁

首段四句下兩段各八句○王命論桑椹之材不荷棟梁

之任仲長統樂志論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東

都賦眇古昔而論功蔡琰笳曲涕淚交垂詩東門之

粉毛氏注粉白榆也爾雅釋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齊民要

術榆性軟弱久無不曲例非佳好之木詩宛在

水中央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葉石林曰此詩猶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是為房次

律而作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

為然不特語言之工也黃生曰病橘一章賦也病柏

枯槁二章比也三詩皆得漢魏之髓不在皮毛上論

不見原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注詩云世人皆欲殺

寶應元年梓州作不知是年白已卒矣曾鞏序乾

元元年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

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

宣城二郡間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

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詩愛而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

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始一云歸來此懷李白

而作也。敏捷千篇，見才可憐。飄零縱酒，見狂可哀。歸老匡山，蓋憫其放逐而望其生還，始終是哀憐意。○箕子被髮佯狂，白之縱酒豪放，亦不得已而然。漢書儒林傳：魯榮廣高材敏捷，劉向新序：聰明敏捷，人之美材。雪賦：從風飄零。薛道衡詩：陶然寄一杯。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歸來。丹鉛錄：謂指彰明縣南之匡山，若以為匡廬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楚辭：王孫兮歸來。顧宸曰：公與白同遊齊魯，在天寶四載，白有魯郡石門別杜詩，自此以後，公屢形懷憶，竟不得再見。冬日春日之懷，及夢白二首，白在夜郎，公在秦州，此云不見，李生久白在浪遊，公在成都，公與白最稱交好，考其相從歲月，僅在遊齊魯時，前乎此，後乎此，俱未相見也。

附考：洪容齋三筆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辯誤一卷，正辯是事，引杜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廩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

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廬山也。
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
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
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
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
會杜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
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朱注杜田之說。
本於楊天惠彰明逸事。杜臆太白系出隴西。後遂誤傳
爲隴西成紀人。所云清廉鄉。亦必青蓮之訛。黃鶴曰。
李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
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且
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白性喜名山。
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
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
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
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姪嵩
遊廬山序。慚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斷指海陽。匡廬山。
今按全蜀總志。龍安府江油縣有大匡山。在縣治西
三十里。山勢高聳。狀如匡字。唐李白讀書處。豈修志者
亦因彰明逸事而附會歟。又考水經注。遠法師廬山志。

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然則廬山亦稱匡山。蓋以姓得名耶。

草堂卽事

詩云建子月是上元二年十一月在草堂作

荒邨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

一作霧

裏江船渡風前竹徑斜

寒魚依密藻宿雁聚

從杜臆作雁聚舊作鷺起誤

圓沙蜀酒禁

平聲

愁得

無錢何處賒

首敘冬日草堂中四寫景末二述情合之皆所謂卽事也荒村獨樹淒涼之况建子老

夫用假對法寒魚宿雁兼自喻窮冬旅泊故落句有賒酒

銷愁之慨杜臆春秋變古則書詩云建子月蓋史法也

肅宗紀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

歲首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馬融曰周正建

子為天統陶潛詩獨樹眾乃奇庾信詩俱來雪裏看

廬信詩寒魚抱凍沉薛昉詩細藻欲藏魚

宿雁下廬洲杜臆宿鷺當作宿雁冬寒但有雁耳鷺畏

露白露降便飛去矣物類志人養鷺於

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卽飛騰而去

徐九少

去聲

尹見過

平聲

鶴注

此當是上元二年冬

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府尹各

一人少尹二人初不言以少尹為行軍長史但云永

徽中改尹為長史又云天下兵馬元帥府有行軍長

史行軍司馬今題云少尹而詩云行軍徐當是成都

尹兼節制兵馬以時亂

故少尹兼稱行軍也

晚景孤邨僻行軍數騎

去聲

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

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

平聲

花蘂欲發照江梅

上四敘事

見自謙意下四敘景見喜客意

晚景謂日暮之時

尹

何時當再來乎梅將發而照江矣期之也○張正見詩翠

竹梢雲而結叢謝靈運詩游目倦忘

歸梁武帝秋笛曲繞虹梁流月臺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鶴注當是上元二年浣花時作

過江

上宅時郁尚謫楚中是年蓋放還矣

暫往此

皮音

隣去

至晉作

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

輝野外貧家遠邨中好客稀論

平聲

文或不媿重

平聲

肯欸柴

扉

簡畧承此隣句闕展待也光輝承二妙句特在駕也下四因失欸而冀其重來○曹植詩天涯若北隣晉書

尚書今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

妙

陶潛詩野外罕人事

范雲詩還聞稚子說有客欸

趙汭曰前後詩中每以無俗物絕交游門徑榛塞為喜獨於范吳之來闕於展待委曲盡情如此則平日稱懶

者果真懶乎

王嗣爽曰公素以文自負如文章千古

事則內信於心斯文憂患餘則竊比於聖故亦不輕與人論文重與細論文則須李白佳句法如何則詢高適二人皆高品也如吳侍御辯釋無辜寧拂上官而曾遷

斥者乃公心契論文不愧豈泛言者哉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范員外吳侍御訪少陵於草堂杜偶出不及接見因謝之以詩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

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後山亦謝之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淡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蘊藉風流。未劣。易優。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

去聲

君同到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冬成都作是時高適刺蜀以攝尹事至成

都也考舊書高適傳崔光遠不能攝軍天子罷之以適代為成都尹西川節度然此詩不曰高尹而仍謂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旋以嚴武為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也及嚴武於寶應元年召歸後却不聞成都別除尹史云代宗卽位吐蕃陷松維保諸州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以嚴武代還必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乃適尹成都也但此時公無一詩與高蓋適為尹時公同在東川及嚴武再鎮蜀方歸草堂也王掄終於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掄詩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

鶴一作

巧當幽徑

浴隣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

音節野

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

一作

習池迴

上四草堂閨寂之景下欲

王携酒邀高同至也

鶴浴雞飛晴暖景象即開門所見者繡衣霜威指王皂蓋山簡指高習池借比草堂堂有野

梅故以折梅招之○抱朴子公旦執贄於白屋白屋白茅

覆屋也鶴水鳥形似鶴庚信詩幽徑忽春臨沐曰

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人獄續漢志二千石皂

蓋朱兩幡陸凱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趙曰霜

威御史有風霜之任也崔篆御史箴今鷹隼始擊以成嚴

霜之威諸葛頴詩葉落霜威重晉書習氏荆土豪族有

佳園池山簡每出嬉遊多

之池上名之曰高陽池

朱瀚云作詩代書促侍御踐約并邀高來同飲真率如

話而矩度謹嚴仍有惜墨如金之意今按隣雞過墻

語近淺易繡衣皂蓋又近拙

鈍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

義從平聲讀用去聲

相看

平聲

自愧無鮭

音骸一作蝦

菜空煩卸馬鞍移樽

一作時

勸山

簡頭白恐風寒

亦從草堂敘起王果攜酒而至喜之也勸高醉飲禦寒戲之也

原注高每云汝年

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

謝靈運詩卧病同淮

陽前漢書陳恢見沛公曰足下通行無所累

集韻鮭

吳人魚菜總稱齊書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非菹淪非

生非雜菜任助戲之曰誰謂庾即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二十七言三九也

顏

延之詩嚴駕越風寒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

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注此當上元二年冬在蜀州作元和郡國

志鄒江一名皂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三里任槩渠堰

志九昇口堰其源出於皂江至邗之柵頭別流為温

江口曰九昇口者實兩江之滙也晏公類
要鄒江一名皂里水今在新津昇音躬

伐竹黃作伐木朱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

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音現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

是濟川功合歡正異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上四

橋下四簡李公結構同等於木橋往來通駕竹而渡鶴

歸華表柱可棲鶴龍見水中橋影若龍也題柱客公自謙

濟川功頌司馬趙次公曰合歡橋落成而聚客歡飲笑

者笑前人之勞而無成○肅次宗豫章記伐竹為筏魯

靈光殿賦觀其結構詩褰裳涉洧褰裳涉漆任昉詩

江湖忽往來劉叔敬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洲人

見二白鶴語於橋下目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白鶴事當主異苑舊引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者

誤此華表指橋柱李義山詩灞水橋邊倚華表亦可證又

梁昭明太子啟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朝野僉

載趙州石橋甚工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

啜欲南過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

乃遁去今按青龍用費長房竹杖事切竹橋也楚辭麾蛟龍以津梁知橋可稱龍顧念也華陽國志蜀城北八
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樂記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淮南詮言今有美酒合歡以相饗卑禮婉辭以接之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草堂本有此題諸本通上

章為二首連日觀橋舟皆設酒觀詩中屢字可見

把燭橋成

一作成橋

夜迴舟客坐

一作坐客

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

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成此興

去聲樂

罷不

無悲

上章題橋成此章述己意

把燭橋成言刻日完功雲去月來記舟前夜景悲有三意衰年多病而又在

方故悲不自勝

梁武帝紀把燭看事

李司馬橋成

一作承

承一字

高使

去聲

若自成都回

王洙曰時

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題云自成成都回九域志蜀州東至成都一百里故詩云橋東待使君又知是詩

在蜀州作

錢箋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事未聞以刺史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

一作

馬總擬橋東待使

去聲

若

上二

司馬橋成

下二

使君回蜀

郭

飯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之日聞使君到喜故來迎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

去聲

竇侍御

年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夢弼曰時吐

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鶴曰

考新舊史會要諸書無檢察使唯有巡察觀

察按察之名然歐陽詹集有送韋檢察詩又似史失

書朱注會要有西山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諱

云運糧繩橋壯士喜疑即此官竇蓋以侍御出耳又

日詩云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
邊却可圖是西山未沒吐蕃時作

寶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

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一作之玉壺蔗漿歸

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一作用疎適合典則

威聯豪貴耽文儒此敘寶之履歷首四記其美實忠
心清冰四句喻其廉操清望政靡二句稱

其法古崇儒杜臆起段如雷轟電閃風雨驟至長短錯
綜似無條理而所注意在骨鯁絕代無足以寧君軀至觀

語則極形容其清冷蓋必清心冷向人方能直書時事足
以制強寇而釋主憂玉壺清冰金盃蔗漿欲滌君王之

煩熱寶行蓋在夏時故借喻及此寶侍御為一句驥子
鳳雛為一句○北齊書裴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湘東呼景

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蜀志龐統德公之從子德公謂
統為鳳雛晉書陸雲幼時吳尚書閱鴻奇之曰此見若非

龍駒當是鳳雛華陽國志漢旌表忠義荀子君有忠
臣謂之骨鯁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西京賦既新作於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注皆錦名漢書武帝元封二年因秦
林光宮復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趙曰露寒舊本作寒露
蓋傳寫之誤公槐葉冷陶詩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則
用字初未嘗倒前漢禮樂志景星歌秦尊柘漿析朝醒
注取柘漿汁以爲飲可解醒也禮經解疏通知遠書教
也書有典有則後漢輿服志進賢剋文儒者之服

兵革英華作甲兵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慙陵氣

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焚作才能俱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

井窮英華作寒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

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一作殊此送待御入覲西

察其地運糧斬木則軍儲足而運道通故乘此可議戰守
今回京入奏必託上合帝心也盧注檢校責在輸糧糧

足始可戰守故公上嚴武兩川說云頃者三城失守非兵
之過也糧不足也陸機思歸賦兵革未息宿願有違

初學記自劍閣西南爲益州錢箋元和郡國志繩橋在
茂州汶川縣西北架大江水篾竿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

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夷人驅牛馬去來無懼今按其橋以竹爲索濶六尺長十丈輿地紀勝繩橋在維州保寧縣東十五里解竹爲繩其上施木板長三十丈通蕃

漢路 斬木於火井之地言除道以通運無木可依故猿

呼 鶴曰寰宇記水涸時以火投井中即焰出移時方滅

今在蓬州此詩指蓬州火井言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

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通天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

炭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得四五斗鹽家火煑之不過二

三斗鹽耳 晉書李充爲記室叅軍家貧求補外楚哀問

之曰窮猿投林何暇擇木 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

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

兵馬公東西兩川說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 朱注

高適傳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羗中平戎等

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 唐書彭州有羊灌田

册竿繩橋三守捉城又有七盤安遠龍溪三城皆界茂州

汶山 朱又云公西山詩有繩橋戰勝遲之句則此三城

乃三城捉手也 蔡注指姚維松三州非 繡衣春當 一作

晉群臣立廟奏 聖旨弘溪遠跡上世 飄飄 霄

漢立綵服日向 一作 庭闈趨 焚本此下有開濟人所 省郎

一作

庭闈趨

焚本此下有開濟人所

省郎

京尹必俯拾

一作相付

江花未落還成都

此言侍御省親。漢立得近君庭闈。趙

得侍親省郎京尹冀其增秩。江花未落仲夏去而初秋回也。○繡衣御史之服漢有繡衣直指使。老萊子綵服以

娛親。庭闈注見本卷。前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江花指荷後到村

詩蛟龍引子過荷。芟逐花低可證。

江花未落還成都

吳本重出此句

肯訪浣花老

翁無

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

為

去聲

君酤

吳作酤

酒滿眼酤

二句英華作。酒肯訪浣

花老為君著。衫將髭鬚。

與奴白飯馬青芻

英華無此句。○此望侍御還蜀。錢箋酤酒相賀而

又下及奴馬燕喜之至也。杜臆末段承上須有疊句而通篇一韻到底。每用疊韻妙協音節。極起伏頓挫之妙。

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四句。○滿眼酤謂滿前皆酒酤也。即公詩濁醪必在眼意。舊注謂蜀人以竹筒沽酒

酒滿筒眼似近於俚。上酤字買酒也。小雅無酒酤我下酤字一宿酒也。商頌既載清醑。世說鮑照答顏延之曰

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林時對口傳。玄盤申詩。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菽。此

詩結句所祖王建詩云人客少能留我
屋客有新漿馬有粟句法與杜相合

朱鶴齡曰是時吐蕃窺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兵
禦之故竇侍御以戰守機宜入奏朝廷錢箋引東川梓

遂果闖等八州者全無交涉中涵光曰入奏行是集
中變體長短縱橫太白所長正爾不必效之失其故步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去聲還以詩代意詩云蜀城當是在成

都時作黃鶴編在梓州誤朱注張叔卿魯人見公雜述及舊唐書李白傳

鄉關胡騎去聲滿一作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

傳雲淡驃騎音票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一作望

淚點懸上四得叔卿書下四以詩代意杜臆胡騎滿言居蜀之故炎州來信從月峽遙傳正見蜀城之偏

也雲淡夜隔總傷其遠濶驃騎幕判官所居孝廉船因張
蕙同姓而借用之公所寄者詩而云却寄雙眼出語甚奇

蓋寫詩時淚點沾紙則淚眼與詩同去矣此十字句法○
隋孫萬壽詩鄉關不再見悵望窮此晨楚辭嘉南州之

炎德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漢書元符二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世說張惠嘗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時人榮之吳越春秋王夫人歌淚泣茲茲兮雙懸

魏十四侍御就做廬相別

鶴注詩云江邊問草堂當是寶應元年在草堂時作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倒

或作文場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

平聲

念衰疾書疏

去聲一及

滄浪

上四侍御就別下四送別侍御倒文場意氣傾倒於文場若作到字與問草堂重複矣行幕軒車魏之行色滄浪即指浣溪所謂百花潭北即滄浪也○驄馬用漢桓典事高士傳韓康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杜預傳贊元凱文場號為武庫東都賦旌旗拂天劉繪詩交錯錦繡陳王羲之帖不得君家書疏晉那嘯灘詩書疏

數知聞莫今信使斷

贈別何邕

鶴注寶應元年公送嚴武至綿州其別何邕當在此時詩云綿谷元通漢何蓋為綿

谷尉也。又云傳語故鄉春。何蓋京兆人而赴長安也。邕即前所云何十一少府耶。

生死論

平聲

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綿

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上四送別何邕

下四別後情緒。生死交情既難多得。何又隨燕雀而走

風塵更覺孤寂矣。綿谷通漢邕可至京。沱江背秦已猶滯

蜀也。長安不見而欲傳語春光。公思鄉之意切矣。悲君

二字貫下。此十字為句。○翟方進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朝公孫弘傳贊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任昉表薄宦東

百里禹貢注漢出為潛史記正義潛水出利州綿谷縣東

龍門山大石穴下朱注綿谷即蜀漢之漢壽今保寧府廣

元縣是綿谷元通漢謂綿谷潛水本上合於沔陽之漢水

也。漢中北直長安故云。漢書地理志沱水在蜀郡郫縣

西東入大江其一在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郭璞爾雅注沱

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金履祥曰江至永

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

於江朱注沱江蜀志謂一在灌縣一在新繁灌縣之沱一

名邨江卽郭注所云別江於瀟山者講通志謂李冰所穿恐亦因禹故跡而疏之耳五陵見秋興詩注

絕句

趙次公謂江邊踏青乃成都事蓋因前詩有草見踏青心句也按是年西山有吐蕃之警故云

旌旗鼓角依趙氏編在寶應元年春成都詩內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此春日傷

亂之作旌旗日所見鼓角夕所聞○杜氏壺中贊錄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盧公範饋餽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隋煬帝詩踏青圖草事青春李綽歲時記上巳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襖飲踐踏青草曰踏青劉禹錫竹枝詞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高棟曰五言絕句作自古也漢魏樂府古詞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工之者衆四傑尤多宋之問韋承慶之流相與繼出可謂盛矣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次則崔國輔孟浩然可以竝駕若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高適等數篇辭簡而意長與前數公實相羽翼

中唐雖聲律稍變而作者接迹之盛過於天寶元和以後不可得矣嚴羽曰絕句難於律詩五言絕句難於

七言周敬曰五言絕難於七言絕者以語短而氣苦於健字少而意思於露格似拙而隲易流於俗也衆唐

人一樣宋人又是一樣當以摩詰青蓮為法茅一相曰絕句固難五言尤難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腹亦不

可少妙在愈小而愈大愈促而愈緩顧璘曰五言絕句以調古為上以情真為得體

贈別鄭鍊赴襄陽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浣花溪作故云柴門老病身其年史朝義陷營

州羗渾奴刺陷梁州日河東河中軍皆亂故首言戎馬交馳際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

俗本作目

念此別驚神

一云念別意驚神

地澗峨眉晚

一作曉或作遠

天高峴首春為

去聲

於者舊

內試覓姓龐人

上四惜鄭之別下四贈赴襄陽杜臆當戎馬交馳之際有此柴門老病之身無可

銷愁惟把君詩以過日耳今又遠去能不念此別而驚神乎自茲一別我在峨眉君在峴首地澗天高何由會面所

以驚神也。倘者舊中有如履德公覓以相報。吾亦將與之。借隱襄陽矣。把君詩念此別。各三字另讀。臨別躊躇。

故日色將晚。歸覽景物。適春意已生。晚春二字。俱不空下。○吳質書。羽檄交馳。陳書。隋文帝使後主節飲。既而曰。

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庾信詩。春然惟此別。蔡琰笈。曲山高地。澗兮見汝無期。詘。天高地下。陳後主歸魂。

賦。映峴首之沉碑。元和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東臨漢水。古今大路。襄陽者舊傳。晉習鑿齒作。龐德。

公隱鹿門山在襄陽。補。生注。地澗天高。卽水遠山長意。變詞以避熟。澗貼眉。高貼首。各見匠心。公詩。狼籍畫眉澗。

重贈鄭鍊絕句。與上章先後同時作。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鞚離日。

裘馬誰為感激人。上章敘惜別之情。此章憐其清况也。師氏曰。鄭鍊出為使臣。其罷歸也。囊無。

一物。廉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誰感動激發而周旋之。耶。○楚辭。歷吉日兮吾將行。詩小序。皇皇者華。君遣使。

臣也。後漢。范式傳。式謂元伯。日後二年當拜尊親。見孺子焉。

江頭五咏

鶴注江頭即前江畔獨步尋花處五詩據所見入詠皆有寓意舊次編在寶應元年

丁香

圖經本草丁香木類桂高丈餘葉似櫟凌冬不凋花圓細黃色齊民要術雞舌香世以其似丁

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丁香治口氣所以即官舍之碎錄丁香一名百結子出枝葉

上如釘長三四分有粗大如山菜黃者名母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整

都念切

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

淡栽小齋後庶使

一作近

幽人占

去聲

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

念

盧注此喻柔弱者當知自守丁香體弱而枝墜其花葉植於小齋止堪與幽人作緣若使墮入蘭麝將粉身

而不保矣身名墮於晚節大槩如此○朱注陳藏器云丁香擊之則順理而解為兩向義山詩本是丁香樹春條結

始生其合則為結也說文整下也凡物之下墮皆可云整不崇傳婢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被羅縠抱朴子耳波

乎鄭簡鼻
屨乎蘭麝

麗春

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
蒿格物論麗春一云長春花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

平聲最勝少須一作

顏色好一作好多

漫枝條賸

俗作

紛紛桃李姿

舊作枝
疑誤

處處總能移如何此

貴重

正異作如何貴重此種
晉作稀如此貴重

却怕有人知

盧注此比人以知
希者為貴花少

則顏色鮮好花多則枝頭餘剩此麗春之勝也彼桃李凡
姿隨移隨活獨麗春性異移之即槁却似怕人知者所以
可貴也少字多字畧讀句意自明須應須也漫徒然也

○顧云葶芳譜麗春畧粟別種也根苗一類而數色咸具
此其顏色之好也陶潛詩枝條始欲茂

北史賈思伯傳客曰公合貴重寧能不驕

梔子

圖經本草梔子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
七八尺二三月生白花皆六出甚芬香夏秋

結實如訶子狀生

青熟黃中仁淡紅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

一作和

紅取風霜實青看平聲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遠注

此有孤芳自賞之意此章全屬自寓人間未多種特異

矣色有用比才堪濟時氣相和比性不戾俗青紅點景自

嘆歷經霜露色映江波故鍾情在此舍汝之外別無可移

情矣○顧注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此

正眾木中未有也陶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胡房七道其

花甚香卽西域薝蔔花也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色可染

帛卽所云色有用也其性極冷卽所云氣傷和也其實經

霜則紅卽所云紅取風霜實也葉似兔耳厚而淡綠春榮

秋瘁卽所云青看雨露柯也趙注本草稱梔子治五內

邪氣胃中熱氣其能理氣明矣此頌梔子之功也作氣相

和亦是謝朓牆北梔子樹詩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

還思照綠水君家無曲池末二句本此黃鶴云公自喻

飽經風霜而獨見遺於物外也

鴻鸕陳藏器本草鴻鸕水鳥形小如鴨毛有五采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平聲雲猶一作悵望失水任呼

號

平聲

六

翮

音層

曾

經剪孤飛卒

一作只

未

高且

無鷹隼

慮

畱滯

莫辭勞

盧注此章意在安於義命呼號上四憐之也剪翮難飛留此可免搏擊下四

鳥在籠中不免悵望

慰之也

竹籠寬織者恐其損羽毛也下句申明上句

遠注

鴻鸕本水鳥而受樊籠故有看雲失水之狀○謝惠

連

鴻鸕賦宛羈畜於樊籠前漢游俠傳晝夜呼號顧

注

凡鳥之勁羽止於六片韓詩外傳鴻飛千里特六翮耳

陶潛詩望

雲慚高鳥

花鳴

花鳴無泥滓

一作中庭

每緩行

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不覺羣心妬休牽眾眼驚

一作知

汝在作意莫先鳴

盧注此章即漁父獨醒之意獨立分明是花鳴之嚼然

自異處然惟獨立故群心妬惟分明故眾眼驚且既霑足

稻梁又何須先鳴以取忌乎上四作稱羨之詞下四作警

戒之詞羽毛知獨立謂羣羽之中知其獨立羣心眾眼

指諸鴨言。花鴨當食必鳴。但戒其毋先耳。鶴云：公自喻。

以直言受妬。出居於外。雖有一飽之適。猶以先鳴為戒。

抱朴子：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守污泥滓。朱超詩：獨立不成羣。鸚鵡賦：雖

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張溫死：諸葛武侯曰：其

書薛宣傳：黑白分明。會稽典錄：張溫死。諸葛武侯曰：其

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尸子：戰如鬪。鷄勝者先鳴。

顧宸曰：丁香立晚節也。麗春守堅操也。梔子適幽性也。

鷓鴣遺留滯也。花鴨戒多言也。此雖詠物。實自詠耳。

野望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西山白雪三城一作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

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一作涖誤

答聖朝音湖跨馬出郊時極日不堪人事日一作自蕭條此因野望

而寄慨也。上四野望感懷思家之念。下四野望撫時憂國

之情。臨橋而望三城近慮吐蕃天涯而望海內遠愁河

北也。五六屬自慨末向乃慨世出郊極日點醒本題。朱

瀚曰：步多艱皆由人事所致。結句感慨長。○唐氏注

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三城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困學記聞唐地理志

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大將陳垣等出三奇西南

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錢箋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為蜀邊

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謝朓詩悵望南浦時

楚辭隱攻山以清江一統志萬里橋在成都府中和

門外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漢宗室傳王睦

悉推財物與諸弟古詩各在天一涯蔡琰胡笳涕淚

交垂孔融詩安能苦一身楚辭恐美人之遲暮史

記留侯性多病漢書使者謂龔勝曰聖朝未嘗忘君

鮑照詩跨馬出北門世說王東亭嘗春月乘馬出郊時

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王景興書想亦極目而迴望嵇

康詩何為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楚辭山蕭條而無獸

朱鶴齡曰按史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

戍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納公詩當為此

作故有人事蕭條之嘆

畏人

詩成後拈畏人二字為題非專詠畏人也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曹植詩客子常畏人

早花隨處發

一作發處

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

一作落

日低畏人成小築福性合幽棲門逕

一作逕沒

從榛草

趙沔作塞無

心待

一作走

馬蹄

此詩歎羈旅寂寥也上四言景有故鄉故國之思下四敘情有避世避人之意杜

臆離家萬里寄迹三年身世孤危所以畏人而幽棲也胡夏客曰萬里二語十字只如一句○孔稚圭詩孤征越

清江三年舊作三峯謂登萬里橋而望三峯此說非也成都無山安有三峯趙注公自乾元二年入成都至寶應

元年春為三年矣

屏跡三首

依蔡氏梁氏編在寶應元年按詩中景物乃是春夏之候黃鶴因詩有年荒酒價

乏句遂引承泰元年京師斗米千錢為證又引廣德二年定京城上下酤戶以收月稅為證顧氏謂史書

所記乃長安事不涉成都黃氏次在承泰元年者非是鮑照詩屏跡勤躬稼

衰年

一作顏

甘屏

音丙

跡幽事供高卧鳥下

去聲

竹根行龜開萍

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

一作

酌甘泉歌

一云獨酌酣且

歌一云獨酌飲甘泉

歌長擊樽破

首章言屏跡景事在四句分截鳥下竹根龜開萍葉偶然所見皆

屬幽事日併賣蔬課錢以充沽酒之價然猶苦不繼故止

酌飲甘泉耳顧云酌而歌歌而長長而至於擊樽擊樽

而至於破公之狂態俱見無聊之態亦見矣○選詩徘徊

孤竹根薛道衡詩勝龜蓮葉荆記儒有併日而食

庾信詩拂雪就園蔬趙曰擊空樽暗使王大將軍酒後

擊缺唾壺事秦始皇作驪山陵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

此詩則言酌甘泉而歌也

此以屏跡領起自屬首章他本編在末者非顧云此首

雖屬古體而無一句失拈無一字失對自是仄韻之律

用拙存

一作誠

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淡雨露燕雀半生成

邨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次章申言

屏跡之志下六分應一二拙者心靜故能存道幽居身

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動植對言村鼓漁舟耕漁對言皆

物情之相近者。對此而心迹兩清。吾道得以常存矣。趙

汭注。雨露生成。句中自對。語意深厚。老成識得。生物氣象。

社臆。半生成。謂生者已成。成者又生。半字最佳。心迹

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迹。而性懶亦宜

於屏迹也。○江淹詩。物情棄疵賤。莊子。原憲杖藜而應

門。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楊守訛曰。心迹雙清。言無

塵俗氣也。

羅大經曰。杜詩。桑麻溪雨露。燕雀半生成。陳後山詩。輟

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疑虛實不類。不知生為造滅

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

量與雨露日月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一作野色舍一作影濛

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平聲得醉一月不梳

頭三章又申用抽幽居意下六分應次句洪仲注首聯

乃一問一答杜臆無營根用抽地幽根幽居竹光二

句申地幽以補幽居佳景失學四句申無營以發用掛餘

意洪注謂末聯以放達寓悲涼是也不然百年常醉懶

不梳頭成何人品乎。上有年荒乏酒價句。則知百年渾
得醉尚屬期望之詞。○謝朓詩月陰洞野色 絕交書頭

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少年行鶴依舊編在寶應元年

馬上龔芥隱誰家白面一作薄

媚非

即臨階

英華下去聲

馬坐一作

人牀不通姓氏龔豪

疎龔作

甚指點銀瓶索

先側

酒嘗云一

酒味嘗。○此摹少年意氣。色色逼真。下馬坐床。指瓶索酒。有旁若無人之狀。其寫生之妙。尤在不通姓氏一句。○南

史童謠云。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楚辭。厭白玉之面。今懷琬琰以爲心。牀胡牀也。南史。袁粲率爾步往。亦

不通主人。吳志。孫皎傳。孫權曰。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

南史。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

胡夏客曰。此蓋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噓耳。

此說少年意態神情躍躍欲動。王維詩云：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吳象之云：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皆善於寫生者。

卽事黃鶴依舊次編在寶應元年盧注此爲舞妓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鞞同鞞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寶百

真珠舞者之飾花近眼比笑容可掬錦纏頭舞畢而贈綵也○淳于髡傳鞞鞞鞞通鑑注鞞臂捍也漢書馬后傳蒼頭衣綠鞞注臂衣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通鑑注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錦纏頭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附嚴武詩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去聲題鸚鵡賦

何須不著陟畧切鷓音峻鷓音儀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

靜處看平聲興去聲發會能馳駿一云五馬終當一作須直一作重到

使君灘

去聲 上二題杜公草堂三四韻其賦詩而不仕五六

以結語為招公往見蓋泥在使君二字耳此詩為寄題草堂而作自應關合草堂堂在江干故借用使君灘耳此

詩第三句失嚴○漫徒也說文湍急瀨也謝景運詩枕底失風湍 鸚鵡賦以禰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

物舊注誤解 曹操送禰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衡攬筆而作詞采

甚麗 漢書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音義鷄鷄鳥名以其羽飾冠南越志鷄鷄山鷄也其色鮮明五采炫耀

說 劫隆七月七日口中仰問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葛洪傳洪抄金匱藥方一百卷用後急要方四卷

說 山簡為荊州刺史時人為之歌曰復能乘駿馬 盛弘之荊州記魚復縣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

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九域志使君灘在萬州沈佺期過巫峽詩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亦指此

洪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校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

道難為房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口欲殺甫冠鈞於簾者三左

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慙醉登武
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姓。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
載而新書信以為然。按太白蜀道難，本饒章仇兼瓊前
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
日：「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再鎮日：「得歸茅屋赴成
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云：「哀
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入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
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
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
為喻，是殆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作。

拾遺曾

音層

奏數行

音杭

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

一作賞

阮籍焉

於虔切

知禮法疎枉沐

一作何日

旌麾出城府，草茅無

一作作荒

徑欲教

平 聲 鋤 上四答嚴詩前四句，下四答嚴詩後四句。嚴曰：何須不着鷄鵝冠，蓋勸之仕也。公答曰：拾遺奏書奉引

騎馬見斥官之後無復此與矣嚴曰漫把釣竿懶眠沙草
謂不當隱也公答曰懶性從來幽棲真釣見托跡此堂習
蕭安之矣嚴曰興發公答曰登臨不樂嚴曰馳馬公答曰
枉沐旌麾皆喜之也禮法疎先致謙詞徑欲鋤急待其至
矣在嚴詩固欵曲而殷勤在公詩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
嚴爲語多刺譏指公爲始終傲岸兩失作者之意孔毅
攷續世說武過草堂公有時不剋故嚴詩云何須不着鷄
鷄剋而公答曰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朝也杜臆此因後
人誤讀杜句遂有不剋之誣而欲殺之誣亦從此起矣○
遠注拾遺貶官從此水竹居矣趙注拾遺掌供奉則騎
馬以奉引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唐於沙苑置
坊監養馬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
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阮籍傳籍性疎懶禮
法之士疾之如讐下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杜詩詳註十卷終

木
上
同
一
冊

卷
一

三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今從之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

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為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之語
〔盧注〕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為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公說早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虛懸以章爰為畱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趙注應為可據

元戎小隊出郊垆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去聲節

地分南北任流孤一作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一作帽還應去聲

平聲一似管寧寂寞一云江天雲霧裏何人道去聲有少去聲

微星上四敘嚴公見過下四感見過之意兩川使節承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張翰管寧比流萍之迹江天

星隱喜使節之過下截仍屬分承而未用反結意更淡長杜臆翰棄官而寧避世故有不獨應兼之別少微星公

自比○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生注小隊簡於騎從足見其風趣邵注野外謂郊郊外謂林林外謂

垆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鄭玄戒子書黃巾為害莽浮南北復歸邦鄉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

吳闔門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

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謝莊詩霧罷江天分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庾信哀江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遭田父泥

去聲

飲美嚴中丞

柔言索物曰泥飲謂強留使飲即詩所云欲起時被

附也

杜臆

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

鶴

曰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

為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為參謀矣又曰舊

史嚴武傳既改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

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

川為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日嚴中丞則是

未為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

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辯也

步屨

悉協切

隨春風邨邨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記田父邀飲之由○王禹偁曰屨草屨也宋書袁粲為丹

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何遜聯

句復看花柳枝月今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祈農

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詩為此春酒以介

壽眉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丐弩手名

壽眉

在飛騎去聲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此田父頌美嚴公敘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

以義報上也○曹植白馬篇名編壯士籍唐書兵志擇

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遠注

舊兵一萬五千分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長在籍無
更代也放營農放回務農也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
者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去聲吾取

此苟切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歛畱公飲述言而兼敘事感其意氣之慙而推

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左傳子產為火故大為

社祓禳於四方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後漢劉

愷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
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朝來偶然出自卯將
陶潛詩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先側切果栗欲起時

被去聲肘指揮過無禮未覺邨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噴問升

斗此詳敘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賦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

畫張遠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為可惜

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史記魏

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

以禮法黃希曰晉陸納謂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

納正可三升今有一

斗以備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罷

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軍者無寧歲矣

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夫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

公枯櫓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

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說旱

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不手開濟矣合

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

住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此詩既曰邀我嘗春

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為吾取欲起時被肘狎

狎

詩之態又可想見矣。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

郎噴喝欲起時，被肘仍噴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

貌彷彿盡之。郝敬仲輿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

上，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

畱客與田家樸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為詩史，正

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于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為成都

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

去聲

頗直詞才不世雄略動

一作

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從中丞敘起昔為諫官廉頗出將今再為

汲黯匡君嚴

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節鎮本係府尹故其

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為大中大夫數切諫。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

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漢書杜周

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

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漢王章傳贊韓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呂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新此是作
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南史徐陵

多變舊體層城臨暇 一作景絕域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
有新意層城臨暇 一作景絕域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

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此西城晚眺 暇景
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濶城外遠景杜臆地平天濶一

聯乃詩家著神處黃生注動字寫河湧之狀浮字寫縹緲
之意蛟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 ○

爾雅有鈴曰旂注思鈴於竿頭蓋蛟龍於旒 書地平天

成 帝念深分闡軍須遠去聲 算緡花羅封歛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去聲 緒事業闡相親此

主眷而望立功也分闡二句見朝廷所倚封羅二句見
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留心邊事征南事業

欲其安攘以報國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 ○
書帝其念哉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口闡以

外將軍制之通鑑石虎制征十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漢書元狩四年

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稅二十遠

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蛟蝶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

帝念來故知爲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

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錦雜彩以著善政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

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霍去病傳上爲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晉裴秀禹貢九州地

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

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有或差此

所謂憶古人也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

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

引雲臺畫圖事不切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

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駱近代惜虛

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共傳收煇信不比得陳

琳串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

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

孫白帝城煅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杜詩佳
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與地濶峩嶺晚天高峴
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函蓋
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鶴注此寶應元年建

已月得雨時作

雨映行宮

一作宮一作雲非是

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

野人一云欲動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

區兩切

擬晴天理釣絲

首章從雨中說起據來詩而答

之

晴理釣絲畜魚待赴也

○

通鑑玄宗離蜀以所居行

宮為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鮮于仲通

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因為道觀寫帝御

容置之正室郭英父奏請舊院為軍營乃移去御容自居

之朱云此即玄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內有謂近萬里橋

者非也謝瞻詩楊鑿戾行宮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緝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

一作先

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倚

一作挂

杖穿花聽馬嘶

一作鳥啼。○文章承晴天說入。望嚴公柱過也。路不沮泥見

馬蹄可至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

去聲

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魚父

洗盞開嘗對馬軍

此為送酒而致申謝。軍即走送者。原注軍州謂驅使騎為

漁父公自謂馬

馬軍。○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

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醒意。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絕句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筭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楸

一作春

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

平聲

飛不如醉裏風

吹

春風云

盡何

一作可

忍醒時雨打稀

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開旋憂花落有莊子方生

方死意。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
得不知即去時語意蓋本於此。○爾雅椅梓郭璞注即楸
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本草圖經梓
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傳燈錄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
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門外鷓鴣去

一作久

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此咏鷓鴣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
列子海翁狎鷓意○周弘正鬪雞詩

少壯摧雄敵眇視生
猜忌此猜字所本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

毛晃增韻
讀甫患切

看平聲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

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
成竹有聖人對時育物意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
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為主不迎客

用意亦巧看看守也從噴任其噴怒也○趙注上番乃
川語猗覺寮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

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獨為竹也韓退之筭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

楊慎曰楸樹三絕句格調既

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為六絕句

此為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風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

平聲橫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

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

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漢

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

天下奇作于寶晉紀論蓋其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况書寫流傳耶

庾信傳贊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
潘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陸機豪士賦仰

邈前賢後
生見論語

揚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
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
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
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
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
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
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樂未之有若子山
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為文而哂笑之豈

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洙

曰揚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武后初游內呼

為四傑盧注謂後生自為輕薄之文而反譏哂前輩今

從杜臆容齋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

四子之文。○玉泉子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十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子弟曰爾曹其存之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世說殷仲堪語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塊過平聲都見爾曹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古但似此龍文虎脊皆足供王者之用

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

縱使二字緊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

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

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誤矣龍文虎脊此四

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

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為君非是下文另有

爾曹在也○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宋書謝靈運傳

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漢西域傳

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天馬歌虎脊兩

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

也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

平聲難跨

或作誇

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

平聲翡翠

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

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茗豈能鉅力驚人若

掣鯨魚於碧海乎錢箋翡翠蘭茗指當時所揣聲病尋

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

人而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李杜誰足以當之○世說殷

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

詩翡翠戲蘭茗容色更相鮮蘭茗蘭秀也木華海賦魚

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鯤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

十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不鹹苦正作碧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

音厥

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為隣我亦豈

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終

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

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麗句緊承

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四傑乃齊梁嫡派也。錢箋以庾廬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焱絕煥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發乎篇。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茂先疑其清景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淡采並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宋。劉孝標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崔駰曰：幸得克下，館敘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扶又切先誰別必列切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未勉其虛心以取益也。杜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其遞相祖

述愈趨愈下，無能為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偽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即是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詩神述三百而旁

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鏡歌、齊梁以來，甚多倣倣，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

皆師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錢箋：遞相祖述，謂沿流而失源。又云：風騷有真風騷

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偽體也。能區裁偽體，則近於風雅矣。○謝靈

運

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迺相師祖顏氏家訓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

於風雅陶潛

詩在昔余多師

錢謙益曰詩以論文而題云戲為六絕蓋寓言以自况也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謗傷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輕薄皆指竝時之人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未又呼之曰汝即所謂爾曹也哀其身名俱滅故諄諄然呼而寤之少陵絕句多縱橫跌宕能以議論攬其胸臆氣格才情迥異常調不徒以風韻姿致見長矣

野人送朱櫻

此當是上元寶應間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

去聲

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

洗野切

愁

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

音潮

擎出大

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見蜀櫻而憶朝賜也上四記

事下四感懷

首句也字預照賜櫻見今昔相似也朱瀚

白紅言其熟起細寫仍破滿言其多起萬顆許同愁訝極

言其珍惜門下省在宣政殿東乃左拾遺所隸大明宮

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無消息長安遙隔任轉蓬

蜀地漂流也結語迴應首句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

故云金盤玉筋無消息張遠誤指為代宗避吐蕃時按代

宗幸陝在廣德元年冬月與四月櫻桃不合○筠籠竹器

也曲禮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訝許

言驚訝如許庾信詩訝許能含笑唐李綽歲時記四月

一日內園薦櫻桃寢廟薦訖班賜各有差顧注漢明帝

宴萃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

空盤此即金盤意梁簡文帝詩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

橘曹植詩吁嗟此

轉蓬居世何獨然

范温潛溪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上四句如禪家所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

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下四句其感興皆出於

自然故終篇語皆迢麗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蓋學杜

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遠甚。胡應麟曰：退之謝櫻桃詩五六句頗與摩詰相似。然王詩渾然終勝退之。鍾惺曰：王詩典而致在三四句。尤見本事。唐汝詢曰：五六對耦工。用事妥。別生議論。作結亦是巧思。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太官還有蔗漿寒。韓愈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局。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餽

得寒字 一本作鄭公枉駕攜餽訪水亭

黃鶴注：此實應元年。嚴武未赴召時作也。舊史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崩於長生殿。是月二十八日己巳。代宗卽位。史云：代宗卽位召武者。非卽位之日也。武至秋始還朝。故五月猶過草堂。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

去聲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

舊作

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

寒聲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上四記嚴公交情下四述草堂

景事首句携餽次句枉駕此敘事也三四跌宕其辭以

見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六切仲夏此敘景也末作自謙

之語與起處賓主相應此虛實相間格○何遜詩竹裏見

螢飛庾信詩行厨半路待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坐定

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

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貽使者罪楊慎曰使者徵求乃徵

聘之義漢書宦者傳凡詔書所徵求世說郭淮作關中都

督使者徵攝甚急任昉詩生平禮數絕廉頗傳不知

將軍寬之至此也生注此暗用漢書大將軍有揖客事

又云仲夏得寒字殊難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奏

之三聯失粘想亦由此耳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老

農見論語公自謂也單復云嚴公何有於老農而盡歡若

是於交歡二字未合家語曾子曰

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王嗣爽曰使者徵求向無明注余謂此時嚴必有表薦

之意故云然使者猶言使君謂中丞也公自卜居浣花

有長往之志而嚴公堅欲其任叅觀唱酬諸詩可見今

再枉駕必為徵之入幕而來故詩謂非關徵求之急實

見禮數之寬不然豈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駕哉
黃生曰極喧鬧事寫得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
劉連曰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然盛唐諸家出奇變
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為然如李頎題瘠公山池
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如李白
別中都明府與鳳凰臺領聯失粘如王維積雨輞川莊
高適送李案少府頸聯失粘如王維和溫泉寓日岑參
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
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
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
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
心必效之亦過矣劉氏作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
相粘合陶開虞作失嚴謂
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得空字 鶴注此
寶應元年成都作

日臨公館靜畫

胡化切 一作

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

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

去聲

與煙霞會清樽幸不

空首句嚴公廳次句蜀道圖中四圖畫之景烟霞亦圖中

所見者乘輿而酌末點宴字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

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

在指掌○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史記蘇秦傳以天下之

地圖案之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

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唐書松州交川郡屬劍

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為名元和郡國志雪山在松州嘉

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西征賦華夷士女駢田逼側

魏志陳群疏吳蜀未滅張璠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

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古樂府清

樽發朱顏四座樂且康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隣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紫塞流沙北黃圖灞

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駱詩百

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鬚一別五秋螢所

戲贈友二首

此實應元年四月成都觀兩章首句可見

元年建巳月即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

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巳欲得東擒胡

墮馬傷齒誌為好勇

者之戒末二諷之也。○〔肅宗紀〕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

為歲首月至建巳月帝寢疾詔皇太子監國改元年為寶

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公詩作於未改元之時故仍前
稱為建巳月〔唐書〕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魏武樂府〕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

漫一作慢淡陳浩然作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為

福馬陷損臂誌為冒險者之戒末二慰之也。○〔唐書〕東宮

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

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邊
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胡夏客曰：焦校書王司直一為乘生駒而墮，一為乘駑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深感焉。非僅戲筆而已也。

大雨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嚴武說。早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零之時，奈久旱。何。此詩西蜀冬不雪，春農為嗷嗷。正是其時。又云：朱夏雲鬱陶，蓋入夏方雨也。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

一作清

夏雲鬱陶

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

去聲

蓬蒿

首敘

久旱而雨。

○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

詩：上天同雲。

江適詩：茂草思朱夏。

趙曰：鬱陶，出尚書。蓋陶密之氣。

鬱結此形容夏雲也。

秋興賦：屏輕箴。釋纖絺。注：纖絺，細葛也。

緼袍見論語。敢辭茅葦漏已喜。

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

一作大

江聲怒號

平聲

流惡邑里清。矧

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隱

去聲

凡望波濤

此誌雨後之景。蜀都賦：帶二江之

雙流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宋史初李冰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趙曰大雨所蕩流出穢惡也晁錯傳邑里相救演繁露几與案自是雨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

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

四隣耒耜出

一云出耒耜

何必吾家操

此記喜雨之情向以肺病聚藥今雨涼神爽

不煩進飲之勞因知造化潤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意也勸耕操耒結出同慶甘霖意此章三段各入句○沈約蕭愐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江淹詩則知耳目驚句法本此貸施也左傳竭其粟而貸之出師表溪入不毛之地遠注不毛草木不生也趙國策席隴畝而蔭庇桑老子猶兮若畏四隣易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溪漲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

一作

明可把水中有行車

此阻於溪水不得歸寓而作也首敘平時溪水○萬里橋近浣花溪

艷歌行水清石自見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

秋夏忽泛溢豈惟伊一作入吾廬較

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

敢動前有溪填淤此記漲後景事遠注蛟龍二句即前詩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意跬步

疎人跡稀也溪填淤馬行滯也○趙曰狼狽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

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注一足曰跬兩足曰步溝洫志有填淤反壤之害注填淤謂壅泥也黃希曰溝洫志淤音於庶反

此作平聲用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一作遠山

雨夜來復

扶又切

何如我遊都市間

或作所

晚憇必郵墟乃知

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此遙望村居而有感也若山雨夜至則更阻歸途矣因思向者朝遊夕

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睽隔何。杜臆云。末四
只說平日歸家。而沮雨思家。自見於言外。更有蘊藉。一
說。久客思家。樂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寬。此章四句起下
二段。俱八句。○村墟。即指草堂。庾信詩。搖落小村墟。詩
職思
其居

大麥行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音干 枯小麥黃 婦女一作人 行泣夫走藏 東至集壁西

梁洋問誰腰 鎌胡與羌 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作云千 簿一作部

領辛苦 江山長安得如鳥 有羽翅託身白雲 歸故鄉大麥行憂

邊寇而作也。腰鎌刈麥。出自胡羌。徒齎盜糧耳。蜀兵三千。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蔡曰。漢書。桓帝時童謠曰。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

可中函問答之辭。公詩句法。蓋原於此。舊唐書。梁州都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集州。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壁州。析巴州之始。寧置洋州。析梁

州之西鄉黃金與勢置一統志今為保寧漢中二府地

鮑照詩腰鎌刈葵藿梁簡文帝書簿領殷奏李德林集

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西王母謠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史記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

朱鶴齡曰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黨項奴刺寇

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黨項傳上元二年黨項

羌與渾奴刺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

詩戎與羌正指奴刺黨項也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夏初

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

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

詳書故無考耳又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

山南者師氏古造為杜鴻漸過賊之說考鴻漸鎮蜀在

永泰元年其時為亂者非羌戎也舊注妄撰故實後人多為所誤故正之

奉送嚴公入朝

音十韻鶴注此寶應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去聲中原憶舊臣此敘

嚴公入朝之由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卽位多難朝

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前漢郊祀

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鬚下

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黃圖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晉灼

曰在藍田二聖山陵召武為橋道使故云鼎湖詩瞻

望弗及南史何胥傳闕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

而高大也陸倕石闕銘象闕之制其來已遠記憲章文

武謝靈運詩中原昔喪臣後漢孔融傳聖上哀矜舊

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音聰容靜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轉春此記平日

之功及歸朝之事經綸能安反側指靈武扈從時張天

步謂復京靜塞塵謂鎮蜀迴羽翮自蜀而還捧星辰舊京

在望漏鼓思晝侍朝之久宮鶯罷轉夏時入觀光武紀

余反側子自安易君子以經綸劉琨詩鄧生何感激

千里來相求詩天步艱難莊子夫鵬九萬里而圖南

北極句用論語北辰星拱意沈佺期詩宮鶯轉不疎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

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結出送別情緒兵

威尚在。畱玉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見江潭不堪久居。台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數句。賓主兼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溟雲谷雜記。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帝遁甲玉帳。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則玉帳在戍也。張正見艷歌。執戟趨丹地。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塗地。謂之丹墀。謝朓詩。江潭復爲客。後漢張奮傳。累世台輔。

盧世淮曰。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之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

酬別杜二

附嚴武詩。此當是在綿州途中作。蓋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詩以答也。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首段自敘

入朝堯典指受終之日漢官指朝會之儀此答鼎湖二

句不能靖亂故云未效獨蒙召見故曰空慙此答多難二

句○光武紀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

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夜鐘清萬戶曙漏

拂千旗並向殊一作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涪舊作

涪錢氏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一作垂非○

定作涪鐘聲旗影夜起早行也殊庭別館中途止宿之所並

謁俱追謂遠送者斗城涪水綿州經過之地舊路歸期謂

還京也峰樹江雲言身去而境寂矣此答南園回廊四句

○史記武帝紀冀至殊庭焉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沈佺期詩移住斗城隈錢箋元和郡國志涪水在

譙縣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涪入淮非二公

送別之地詩云斗城憐舊路按元和志綿州城治漢涪縣

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

北斗卧龍伏焉則斗城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所臨之

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涪水涪水斷是涪水傳寫之誤耳

宋之問詩
江雲欲變霞

試回滄海棹莫

一作更

妬敬亭詩祗是書應

平聲

寄無忘酒共持但令

平聲

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

清猿惱夢思

未敘別後情事

試回二句勸杜畱蜀答此

令二句自述

己志答臨危莫愛身意最悵二句乃別時悽

惻之狀

杜公嘗有吾道在滄洲之句故以回棹畱之謝

眺放情山水

有遊敬亭山詩今且隨意行樂勿以不至敬

亭為妬也

此與上章同格○滄海棹用乘桴浮海意

李嶠詩

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

圖經

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

去聲君江樓宴

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

其再以黃門侍郎尹成都

又薨於官

此云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朱注據

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

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

節度使今據公詩

蓋以侍郎召也又新書于封鄭國

公時云遷黃門侍郎

舊書于罷兼御史大夫時云改

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

皆不云為兵部與通鑑

不合錢箋方輿勝覽樓枕綿州城之東隅上有唐時江亭記觀杜詩則古之江流在南山下夢弼曰武

赴召時送之於巴西黃生日從水路至綿州故云重船其奉濟驛重送則舍舟登陸故分手於此

野興

去聲

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

音

送使

去聲

節落景

影

惜

登臨

首段敘題野興城中發

上二

江樓宴下二送嚴公

杜審言詩

延賞心謂引人心賞謝靈運詩賞心

不可忘

謝眺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

鳥度曾

同層

陰檻峻背

音

幽谷懸虛交茂林燈光

一作

散

遠近月彩靜高淡

此記登臨晚景中船依樓下鳥度樓上四句薄暮之

景谷遮檻後林壑窗前日暝燈起更淡月出四句初夜之

景生注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來客見幕府駐節傾城

奔奉之狀詩出自幽谷漢書古文月彩篇城擁朝來

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

去聲

短長吟此會共能幾

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此述宴時情事容指嚴公騎從多

故見其擁參星在蜀江樓高故見其橫窮途二句自嘆流

落此會二句稱美杜君末言宴畢而天將曙矣篇中敘次

自暮至曉歷歷分明此格亦同上章○春秋元命苞參

伐流為益州古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下史淳于髡傳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遠注杜使

君于公為孫行朱戶閉暗用閉門投轄事白河天河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年次同前郭知達本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

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邨獨歸處

寂寞養殘生

黃生日上平叙送別已覺聲嘶喉哽下半說

到別後情事彼此懸絕真欲放聲大哭送別

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青山空復傷情悵別易生悲也

三四言後會無期而往事難再語川倒挽方見曲折若提

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蜀

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肅代宗出入迭為將相也方虛谷

云首句極酸楚結尤徬徨無依○詩遠送于野

謝朓詩嬋娟空復情漢朱浮書列郡幾城

送梓州李使去聲

君之任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鶴注李梓州赴任

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爾時公在綿州也廣德元年有陪李梓州泛江陪李

梓州使君登惠義寺詩乃次年事唐書梓州梓潼

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州恒為東川節

度使治所按梓州今四川潼

川州是也地在綿州之南

籍甚黃丞相去聲

能名自穎川近看平聲

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首以循良望使君○陸賈傳聲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

古樂府雁門太守行夙夜勤勞治有能名漢書黃霸

拜穎川太守咸稱神明後徵入為丞相五馬何時到雙

漢景帝紀注凡言除者除舊官拜新官也

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一云杖拄

冬要錦衾眠此想別後交情古陌上羅敷

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

雙鯉魚蜀都賦筇杖傳節於大夏之邑顧凱之竹譜筇

雙鯉魚蜀都賦筇杖傳節於大夏之邑顧凱之竹譜筇

杖拄冬要錦衾眠此想別後交情古陌上羅敷

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

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剖為杖出南廣邛都縣竹記云邛州

多生竹俗謂之扶老竹以杖對眼猶禮言杖鄉杖國作

活字用不必改作筇杖拄詩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不作臨岐

有錦故公及之古詩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不作臨岐

恨惟聽平聲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此敘送別情

背飛傷客念臨岐憫聖情京房傳化行縣中舉最當選

注以課最被舉盧思道詩火雲赫而四舉史記臨淄

彈汗如雨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去聲我一潛

然未囑其畱心耆舊也杜臆送人赴梓州遂想到彼中

名賢真好賢如渴者為我潸然造語尤奇此章四段

各四句○王逸九思愍貞良兮遇害舊唐書子昂父在

鄉為縣今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

獄中憂憤而卒唐書射洪縣屬梓州九域志在梓州東

南六十里甫涵光日陶詩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躕此

句意所本

詩潛焉出涕

觀打魚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
年至綿州作

綿州江水之

水一作

東津魴魚鱖

音撥

鱖色勝銀漁人漾舟沉

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

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

西晉作

風颯颯吹沙塵

此敘打魚事魴魚味美

故漁人取之衆魚赤鯉潛龍老蛟俱屬伴說

龍潛知幾

之神蛟怒惡傷其類也○綿州屬川西道水經注綿水西

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又言是涪水爾雅

注江東呼魴魚爲鱖一名鱖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

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詩魴魚頰尾又鮠鮠發發釋文

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外傳發作鱖

晉白紵舞歌質如

輕雲色如銀鮑照詩池中赤鯉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鯉

爲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玉海景龍

二年明皇至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西陽雜俎國朝律取

得鯉魚即宜放不得吃號赤鯉公易潛龍勿用楚辭

風颯颯兮

木蕭蕭

養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

不足憶

一作惜

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

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

此復記魚鱸

鱸飛言其薄金盤言其華白雪高言其潔且多一句中舍數義秃尾槎亦屬伴說遠遁逃聽其遁去也盧注一飽

之後仍歸蕭瑟亦何苦殘生且此魚一經割割永與波濤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

殺文此章兩段各八句○西征賦饗人縷切鑿刀若飛

辛延年詩金盤鱸鯉魚張協七命素膚雪落錢箋

詩義疏鱸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鱸不如啖茹徐川謂之鮓或謂之鮓徐州秃尾殆指此也

襄陽者舊傳漢水中出鮓魚肥美常禁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鮓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敬

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鮓一千八百頭峴潭有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玉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謂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杆然也

又觀打魚

依舊次與前歌同編黃生曰詩中主人必綿州杜使君因詩語風切故題諱其人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取一作魚急能者操舟疾若

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半死半生猶

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與偏通渠勿切強其兩切泥沙一云沙頭有時

立此再至東津觀取魚也憐之狀具見愛物仁心從竭澤而漁處寫出慘酷可

盡情令人有斷臂之意杜臆操舟若風二句儼然畫景

○劉孝綽詩魚子服冰紈列子津人操舟若神賦垂餌出入挺义來往注义取魚义也蜀志武陽小魚

大如針一斤于頭蜀人以爲醬七發其根半生半死陸賈傳屈強如此注屈梗戾也劉東津觀魚已再來主

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張連切鮪隨雲雷

于戈格鬪尚未已一云于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

爲縱此樂音洛暴殄天物聖所哀此觀魚而有感也大魚

鮪亦避殺機且當此兵戈之後麟鳳潛踪奈何暴殄以損天和哉蓋深痛之耳鶴曰于戈未已蓋指吐蕃朝義之

亂尚未息也。朱注：卽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剖胎

刺孕，則麒麟不至。杜臆：作詩本意全在後四句。蓋盈

城盈野，見者傷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視同仁，初無

二理。此與上章同格。○左傳：公觀魚於棠。庾信詩：山

根一片雨。爾雅注：鱣，大魚似鱣而鼻短，口在頷下，甲無

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詩注：鱣，大鯉。疏：鱣

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

為黃，縮小者為鮓。鮓，肉白。張衡賦：王鮓岫居，舊注：鮓，岫居

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

凰翔。春秋繁露：恩及重魚，則麒麟至。書：暴殄天物。

黃生曰：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詩寓感，此詩寓規。前詩為富貴人下砭，此詩為貪饒人示警也。

越王樓歌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初至綿州時作。綿州圖經：越王臺在州城外西北，有臺高

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高宗顯慶中，太宗子越王

貞為綿州刺史，作鶴口，舊新史：越王貞，太宗第八

子，嘗始封漢王，漢與綿為鄰。朱

注：本傳不載刺綿州，蓋史畧之耳。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

瓦朱甍

莫庚切

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此詩上下轉韻上平咏越王樓下則登樓

而弔古也

越王刺綿州故先作府而後建樓

杜臆照

映城郭此樓助州府之氣象長江落日山水又增高樓之

景色真屬奇觀勝覽然前王不能長享此樓而留為今人

玩賞則知千秋萬古其情盡然即所云萬歲更相送者○

州府府之州治也世說州府文武勸郭淮舉兵

郭璞江

賦衡霍聳落以連鎮

吳志呂蒙曰孤城之守

古詩云

西北有高樓

神仙傳碧瓦鱗差

沈佺期詩紅日照朱

甍選注甍屋簷也

鮑照詩城郭宿寒烟

石崇詩登城

隅兮臨長江

沈約詩百丈注懸淙

日落日明知樓是

面西庾信詩日落山頭哺

江總詩兔月半輪明

漢明

帝詔復其舊跡

劉庭芝

公子行千秋萬古北邙塵

此章體格倣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衛萬吳宮怨

亦本滕王閣而姿韻自勝今附錄參觀滕王高閣臨

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

山雨閒雲淡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

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君不見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開。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宋二句與李白相同。不知孰為先後也。

海棕行

鶴注棕在綿州。乃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載李贊皇云。花木以

海名者悉從海上來。

宋神益部方物贊海櫬大抵

櫬類然。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棟子。今城中

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聳三四丈。至顛四向共

生十餘枝。葉如櫬。櫬彼土人呼為海櫬。木三五年一

著子。類北方青棗。但少爾。舶商亦有攜至中國者。色

類沙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錄。成都有金果樹。頂上

葉如櫬。櫬皮如龍鱗。實如棗。而大。番人名為苦魯麻

棗。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雖有棗名。別是一物。南番

諸國多有之。卽杜甫所賦海櫬也。鶴曰唐子西游

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

卽老杜所謂東津者。據北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

也。

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

一作但

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

於虔切

知身

出羣移栽北辰

一作地

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上四咏海棕下乃撫

棕有感

一株入雲遠望也鱗甲蒼白近視也惜乎混跡羣木無從自見其奇孰能移之以植禁苑乎然抱此異質終當遇識者之鑒賞矣

杜臆公抱經濟而不得識自負自嘆非咏海棕也

○獨都賦于東則左綿巴東百漢所克

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鱗粗犀甲細蒼稜白皮其文理似之

揚雄甘泉賦嵌巖巖其龍鱗

考上記犀甲七屬王融古意木葉亂紛紛

杜臆移栽北辰從天上種白偷脫來漢武帝穿昆明

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姜楚公畫角鷹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姜皎以誅竇懷貞功進殿中監楚國

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名畫記姜皎上却人

善畫鷹鳥玄宗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

雅鷹鷂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角鷹胡
夏客曰曾見角鷹頭上有羽直豎如角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如到幽朔觀者貪愁一作徒驚

擊臂一作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

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趙作搏空上上聲九天上四

贊畫之神妙下四借鷹以寄慨鷹生漠北故云幽朔貪

愁有二義貪其能飛又愁其飛去後之畫師不是無心學

但不能學耳人見畫鷹神似反覺真鷹少色究竟畫中假

影豈能騰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畫鷹而不好真鷹乎感慨

無限○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師氏曰書宅朔方曰幽

都幽陰也朔北也擊臂飛謂擊臂鞞而欲飛去戰國策

燕雀處堂楚辭指九天以為正

王嗣奭曰形容佳畫止於奪真而窮工極變如高堂
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虛傳更奇

東津送韋諷攝閩州錄事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
鶴注東津在綿州江水之

東津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

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上四送韋諷下

四攝閬州吏而兼隱得領江山佳勝矣非承乏以賢攝

官也必去嫌以廉盡職也顧注末句囑其毋慢屬員

左傳攝官承乏晉書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自應束帶見之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白帖錄

事叅軍即古

郡督郵之職

光祿坂行

蔡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鶴注此是寶應元年梓州作考崔寧傳云寶

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相合

山行落日下

去聲絕壁南望千山萬山一作水赤樹枝有鳥亂

鳴

正異定作棲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溪谷墜草動只

怕長弓射

石音

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

一作

擁隔

光

坂傷亂離奔走也。前四坂土暮景後四度坂情事。馬驚草動中途恐懼之狀。因擁隔而念開元乃傷今思昔也。

社臆五六憂盜而不憂墜馬可謂巧於形容是真情實景。

○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馬驚見國策南史宋明帝

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

謂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

海內富安行者雖

萬里不持寸刃

萬里不持寸刃

苦戰行

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實

應元年作

王詩龍庭但苦戰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于戈未定失壯士使

我嘆恨傷精魂去年南行

從英華一作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

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

平聲

雲淚橫臆

苦戰行寫將領死事而作

也。上四痛其陣沒。下四憶其生前。○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女子徵側徵貳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阮瑀詩身盡氣

力索精魂靡所迴

江淹詩孤雲出北山

盧元昌曰黃鶴以馬將軍為馬巴州考公奉別馬巴州詩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廣德間與子璋反時無涉

去秋行

鶴注當是寶應元年作與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

扶鳩切

江木落時臂槍

一作

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

人稀戰場冤冤每夜哭空令

平聲

野營猛士悲

去秋行為戰士喪敗而作

也來自涪水故白骨無歸沒於遂州故冤魂夜哭○元和

郡國志涪江水西自鄆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有

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慶府合州鮑欽止

目段于璋反遂州刺史嗣魏王巨修屬郡禮出迎之被殺

故曰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唐書遂州遂寧郡屬

瀾南東道所領按遂州今為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

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漢

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朱鶴齡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

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未可

據，黃鶴以前詩為馬將軍會討子璋而死，其說亦豈足

深信耶？次公謂其事在廣德元年之秋，亦無所證明。大

抵杜詩無考者，皆當闕疑，不必強為之說。今按唐史

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必致疑。史謂子

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蓋至秋末而寇

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陷遂州，地與詩合。其時月不

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子璋之外，別

無叛東川者。黃鮑二注，恐未可盡非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

子兩切

史譚書功曹却歸聊

寄此詩

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而徙廣也。鶴注：寰宇記：方輿記：皆云梓州有銅梁山。

當是寶應元年，在梓州得書而作。唐書：京尹及

諸都督府兼有功曹。參軍廣州為中都督府故置。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

去聲

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

梁書遠及珠浦使

去聲

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此答揚長

史而作也。未帶託長之意。黃生注。楊為長史。乃幕府之

職。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嶺之外。南海之邊。楊駐軍於此

也。銅梁公所在。珠浦段所往。探輿地佳名。以助詩色。杜

臆。本說書及銅梁。特倒言之耳。既貧且病。而又在他鄉。公

之近狀。五字盡之。○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

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庾信碑文。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

勳。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

浦。寰宇記。銅梁山有二。屬合州梓州。益州者。舊傳楚襄

王滅巴子。封庶子於濮江之南。曰銅梁侯。十道志。銅梁在

涪江之南。唐書。廉州有合浦縣。出珠。方輿記。合浦水去

浦八十里。有潤州。其地產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

不產穀。實而海出珠。謝朓詩。敢忘恤貧病。

送段功曹歸廣州。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以

會於梓州。故云。銅梁書遠及梓州僻遠。惟成都為都

會之地。便於寄書。故以錦官城囑之。錦官收書。公有

弟在草堂也。自廣至蜀。程途數千餘里。豈能兩歲

之間。功曹連作往返耶。當從蔡編。列在梓州內。

南海春

一作青

天外功曹幾月程

一作行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

正異作蕩他本作落

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

一作估

客時寄錦官城

上四段歸廣州下四望其寄贈南海所歸之地春天啟行之時峽雲湖日經過之

景丹砂白葛廣州所產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

杜臆送

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春天外

三峽山高

故雲籠樹而小洞庭湖潤故日蕩船而明

胡夏客日砂

重葛輕遊客是物相索自古然矣

出峽以後必經洞庭

而後至廣舊指蜀中東湖西湖未然

交趾國近嶺南

唐書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

杜審言詩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曰此詩上六句句尾

皆拈單字亦犯疊足之病

題立武禪師屋壁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唐書立武縣屬梓州本隸益州武

德三年來屬錢箋九州要記立武山一名宜君山華

陽國志一名三嶠山在立武縣東二里其山六屈三

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立武廟杜詩立武禪

師屋在此楊德周曰王勃集立武山有聖泉浸濡歷

數百千年乘巖泌湯接澄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
成古人遺迹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
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披石壑前縈丹嶠萬等碧
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垂空瀟瀟乎人間之難遇也

何年顧虎頭滿壁

一作畫滄瀛

畫滄瀛

一作瀛瀛

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

海

一作水

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

遠遊

上四記畫壁下四贊禪師 石林江海就畫中形容
山水足上滄洲意錫飛杯渡從山水想見人物起下

惠遠意中間四句雖皆言景而意各有屬錫飛常近鶴
全用高僧傳事杯渡不驚鷗參川傳燈錄及列子海鷗事

本不相蒙大槩壁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此想出錫
飛杯渡以點綴之此詩家無中生有之法不然強用驚鷗

為襯韻矣○生注起語本借形說得突然驚怪杜修可曰
顧愷之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

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楚辭土有石林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注應真得

道人執錫杖行於虛空故曰飛也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
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俾各

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誌公以錫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得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於所識築室焉舊注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止宿一家有金像求之弗得因竊以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庾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遙來度杯遠至惠遠住廬山一時名人如劉遺民雷次宗輩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沈氏曰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社公蓋以陶自比也

黃生日此詩一邊贊畫一邊贊禪師凡題有主人必須照顧此唐人不易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極奇極險語人多作尋常看過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渾融故耳胡應

麟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悲秋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時作是時史朝義與吐蕃未平而蜀又有徐知道之

亂故云羣盜尚縱橫又云家遠傳書日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

平聲

橫家遠傳

一作待

書日秋來為客

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首句

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羣盜思家而悲四承涼風

作客而悲下截皆承客情說黃生注三四與老妻書數

紙應悉未歸情同意此則其初寄者後半亦屬書中語時

蜀有徐知道之亂思下峽而不果後乃攜家赴梓州耳○

秦紀羣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賊縱橫高鳥句引

興下句陶潛詩望雲慚高鳥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

客夜

鶴注寶應元年秋自綿至梓時家在成

客睡何曾

音著涉畧

秋天不肯明入

一作卷

簾殘月影高枕

遠

一作送

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

平聲

悉未歸情

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

人知夜長也五六正寫作客未歸之故趙汭注惟夜久

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洪仲注高枕對入簾謂江聲高

於枕上。此以實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詩高峯寒生日疊嶺宿羶雲寒字亦同此例。衣食仗友生舊謂依東蜀高適者非嚴武入朝後適移鎮西川公已攜家入梓矣在梓州時最善章彝仗友或指此耶。○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陶潛詩晨雞不肯鳴。英曾漫錄張說淡渡驛詩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此用其意。爾遜詩簾中看月影。沈佺期詩裁縫憶老妻。書乃寄妻之書。葛常之韻語陽秋日少陵客夜詩客睡何窮著秋天不肯明又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舍蓄甚佳與淵明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客亭

此與前章乃同時所作。

秋窗猶曙色落木

一作木落

更

一作天

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

霧中聖朝

音潮

無棄物衰

一作老

病已成

一云衰

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此從夜說至日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亭之情

杜臆曙色高風即諺語日高風也

三四寫客途曉景如畫。顧注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此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語相似而意更含蓄。老病餘生尚有多少事在。即昌黎所謂奔走於衣食也。○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

楊慎曰謝靈運詩曉聞夕颺急夜風達旦也晚見朝日。暎倒景反照也。二語甚有變互乍讀似乎費解。杜詩溪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言風從夕起也。又云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言至曉猶風也。孟郊詩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駐夕景淡谷夜光明言落日迴照也。此皆從謝詩翻出。劉邠貢父曰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何須柳耶。工部詩云溪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人少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此等句其含蓄深遠不可模倣。

九日登梓州城

鶴注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據後詩云去年登高鄴縣北知

此詩乃寶應元年所作。〔一統志〕唐梓州領縣五又分置遂州改靜戎軍天寶初改梓州為梓潼郡至德中置東川節度使屬劍南道治梓州綿州在其直北今為潼川州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

悲歌裏乾坤

一作朝廷

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上四九日

登城下四遠望有感。黃花言景白髮敘情筋力承髮歲時承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國不忍見兵戈阻於關塞此家國所以兩愁也。朱注兵戈關塞是時徐知道兵守劍閣。〔江淹詩〕伊昔值世亂。〔史記〕悲歌慷慨。〔庾信詩〕花髮醉眼纒隋煬帝。詩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嚴大夫

〔趙曰〕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邵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

道中。〔錢箋〕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為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諛矣當以此詩正之。

九日應

平聲愁思

去聲

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

平聲

巖細菊

草堂作雨

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

間

此梓州寄候嚴公也上四九日時事代嚴寫憂下四九日時景謂嚴見憶不眠句承愁思何路句承險艱小

驛重巖卽巴西之地回首則駐馬而騎從昔停故云簇鞍馬杜臆通篇不說憶嚴只寫其客行之景與思己之情

正是淡於憶者○陌上桑不知天路險艱陶潛詩不眠知夕永江淹詩辛若持漢節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地理志大巴山在保寧府南江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下通漢中張正見

詩重巖標虎據沈佺期詩園花璵瑁斑顧注停雲思友故曰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

附嚴武詩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

去聲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

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

平聲悲

此嚴武在巴山而答詩也梓在東巴在西

故曰兩鄉三四言情稱杜逸興五六言景憐杜寂寥末則遙望生悲應上相思意江頭梓州流寓籬外草堂舊居

愁客對誰下兩字另讀○謝朓詩何况隔兩鄉晉書嵇康與呂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謝朓詩歸夢相思

夕晉書阮籍聞步兵厨營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宋書顏延之傳世祖踐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

領湘東王師爾雅翼楓似白楊甚高大葉圓而岐霜後丹色可愛南史郭世通傳採笋置籬外庾肩吾詩籬

下黃花菊蔡邕月令章句黃花者土氣之所成也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日無酒出菊花叢中摘盈把坐其側跋

草行也梁元帝詩寒夜猿聲徹爾雅翼猿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妻入肝脾韻音舍

宮商故也淮南鴻烈仲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

集中所載嚴武酬谷諸詩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巴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九日應愁思故有千里夢思

句杜云小驛香醪嫩故有愛酒能詩句杜云重巖細菊斑故有赤葉黃花句杜云簇馬回首故有跋馬望君句

生可作唱和法也。王嗣爽曰：讀二詩見兩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誣。

秋盡張綆注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杜臆此詩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在未迎家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何得復有迎妻

子之日耶東行未回謂到梓未還成都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去聲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平聲西日落暮劍門猶阻一作

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好一云開得好

盡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則感時而自歎也梓屬東川齋在成都籬邊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蓋李梓州為

主也看西日家室遠離阻北人寇兵斷閣此客愁所以未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見章法之連絡○徐

陵詩茅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張儀所築洪容齋云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

西都

賦商洛緣其隈說文隈水回也世說顏延之於籬邊聞

張演與客語陶潛菊見前九日登梓州城詩註謝朓

詩蕭條江上來楊慎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

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舊指河朔之飲非是朱翰曰客行

向東故居轉西梓州北望正直劍門全大鑄曰草堂詩

云羣小起異圖又云北斷劍閣隅此劍門猶阻之證也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斷酒不飲篇中戲述此寶應元

年往梓州時作舊書瑀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

偉儀表封隴西郡公從明皇幸蜀至漢中封漢中王

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新書本傳肅宗

詔收群臣馬助戰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

長史鶴曰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又奉漢中王手札

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大守事且少遊以衛尉卿貶

渠州長史而瑀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

新史誤為長史耳漢中即今興元府瑀乃汝陽王璣

弟之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一作螢

忍斷音短杯中物一作眠看平聲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

流萍首章因王斷飲而賦之後四乃戲詞各當衰白之年而久別方聚正可借酒談心今王復斷酒看銘將

不得與之同飲矣唯有旅中獨醉而已首聯賓主分提

次聯賓主合敘後四賓主對收○蔡邕獨斷漢制皇帝子

封王其實諸侯也漢天子稱皇帝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

侯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不立嚴光與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公自喻也

公年方踰五十漢中王當亦在五十之時合兩人計之故

曰百年雙白鬢鶴曰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

至寶應元年為五年駱賓王挽歌百年三萬日一別幾

千秋陶潛詩且進杯中物偽蘇注引吳衍事乃妄撰者

後漢崔瑗銘其座右舉所當戒謹者以自警漢二千

石朱旛皂蓋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畱蜀酒

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想一酩酊淨掃雁池頭此勸王無忘燕好下

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已興猶存王門異昔不復燕客也

嗟不起王自歎之詞未許畱惜王斷酒之禁蜀酒江魚

儘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以博一醉乃冀王歛畱也

起用七發語醉畱用陳孟公事酩酊用山簡事雁池用梁

孝王事○慈水姜氏曰村策者策杖而行蕭塚少時見王

儉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

皆用之矣曹植詩策杖從我遊水經注巴鄉村人善

釀俗稱巴鄉出美酒又嘉魚出於丙穴西京雜記梁

孝王築兔園有雁池

池間有鶴洲鳧渚

王病不起舊注引謝安傳語安寢疾曰吾昔夢雞今歲

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謝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豈可

引比漢中乎盧元昌曰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

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于

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

太子連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也博議又

引殷浩傳溪源不起謂王嗟杜公不復起用細玩

三章只是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潦倒意恐亦未合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一作酒顛狂

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去聲亡空餘枚一作叟在應平聲念早

升堂此望王親厚故交三四亦戲詞羣盜蜀有徐知道

會遠方遇王於梓州王既憐愛詩才亦須記憶酒興意蓋

索飲也魯衛比王兄弟俱貴徐陳比王賓客已衰枚叟公

自謂舊已登堂今不當謝絕也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

戲題○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為一篇之警策傅亮

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開元十四年

十一月明皇幸寧憲王宅與諸皇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情

尤重親賢尚轉多瑀為寧憲王之子故用其語中庸尊

其位重其祿徐陳謂徐幹陳琳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昔

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雪賦召鄒

生延枚叟漢書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遊梁梁客皆善屬

詞賦乘尤高詩品

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翫月呈漢中王依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夜淡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

一作游

客轉危坐歸舟應

平聲獨

行關山同一照

海錄作點

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

音運

已生

此詩自敘呈王皆於玩月中寫出

露清月滿夜景殊勝乃浮客轉為危坐者為別王而獨行耳關山同

照王亦遠謫也烏鵲多驚自歎羈孤也二句詠月下情景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靄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此句屬

謔詞黃生注五六即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意○謝惠連詩眷眷浮客心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記云日月無私照崔日用詩萬里照關山此同照所本楊用修作一點引東坡洞仙歌云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

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說涉於新巧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淮南子畫蘆灰而月

暈闕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

面則月暈亦闕於上庾肩吾詩園隨漢東蚌暈逐淮王灰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

王

從事行

杜臆舊作相從行無謂當作從事行

贈嚴二別駕

一云嚴別駕相逢歌鶴

曰魯師二注及梁氏編次皆以為永泰元年梓州避亂時作考崔旰之亂在是年閏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入梓州時作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則決意下忠渝矣豈復十步一首回於草堂乎諸本題下竝註云時方經崔旰之亂此皆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為公自注耳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趙作瑟一作颯

浣花

草堂亦何有

從東川回想草堂悲遭亂焚毀也○元和郡國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使治所通鑑寶

應元年秋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為其梓將李忠厚所殺於是劍南悉平何遜詩蕭索高秋暮

中

州一作

豪俊

貴一作

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

去聲

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

一作

粟紫衣將

炙音緋衣走

此記別駕待客之情蛟龍吼指舞劍言用晉書劍躍延津化為二龍事烏帽則拂其塵

青驟則飼以粟紫衣者進肉緋衣者奔走皆席中實事○

史記山東豪俊師氏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

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鶴曰于定國條州

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

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即蕭傲駁曰別駕古

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盧

謹詩豈謂鄉曲譽謬克本州役晉白紵歌袍以光軀巾

拂塵朱注趙云青驟栗帽之紋也此說非是蓋即公詩

與奴白飯馬青芻意當依下吐日夜如

氏本作青驟炙膾炙也銅盤燒蠟光下作

何其音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晉作膠在漆

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英華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

士久客多憂今愈疾此敘夜來豪飲之興膠投漆中喻

但領此一番傾倒開豁不覺久病頓瘳矣古詩請說銅

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銅盤燭臺也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梁朱异歌促膝兮道故久要兮

不忘淮南子日薄於虞泉是謂黃昏古詩來到主人

門劉孝成詩循江俄頃回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為友
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莊子索我於九骸

之外晉書司馬承傳高視乾坤又可一作愁一體一作
王敦曰大王雅素作士何

交態同一作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末

歎別駕交誼杜臆高視二句起伏頓挫言乾坤之大而
交態同屬悠悠唯嚴君意氣能不媿於古人耳此章首

尾各四句第三段六句第四段八句翟方進傳一貴一
賤乃見交態漢書武安侯傳灌夫與魏其相得歡甚無

厭恨相知晚也魏志劉先主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
之於古耳世說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云未

見其比當從
古人中求耳

贈韋贊善別黃鶴單復俱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

今諷過失
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平盡客淚復扶又作掩荆

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上聲歲晚寸心違

上四送別之意下四別後之懷通首皆屬敘情寸心違不得遂聚首之樂也杜臆此詩語多婉轉無限感傷真

堪一字一淚

寄高適

按代宗即位寶應元年四月此時公在成都高在蜀州不得云乾坤隔遠自嚴武還京

高適代尹成都公則自綿入梓故有隔遠之語此詩寄適當在是年之秋舊編俱未嘗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平聲北

關叟

平聲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此在梓州

而寄詩於適也一二從高說至己三四從已說向高此敘

出相隔苦衷新主初立則故園可歸從此相見領樽得以

談詩論事此豫道還京之樂也○杜臆招魂乃宋玉所賦

玉本楚人故起句用之適本傳五十工詩好事者輒傳布

又具王霸大畧慷慨善談論三四正道其實以南星對

北闕是借喻語公與適將自南而回故日落故園公詩南

極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按史記天官書東井之西曲
星曰鉞鉞北北河鉞南南河正義曰鉞乃秦之分野南河
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戒南星不見則南
道不通北亦如之此云南星落照故園是南星見而南北
道通矣且於長安分野
亦有取義爛熳醉貌

此詩諸家聚訟多疑贗本顧注疑高適還京在廣德二
年不得稱新主不知送高還朝別有一詩此則喜代宗
初立而作不必牽合同時朱注疑成都為蜀地不得言
楚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云已見楚山
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適家滄洲不
得言故園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長安為故園原未嘗專
指適也諸說紛
紛今並正之

野望

鶴注此詩實應元年十一月在射洪縣
程氏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六十里

金華山北

一作南

涪音浮水西仲冬風日始去聲

淒淒山連越鶴

音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

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

一作目極

傷神誰為

去聲

攜射洪

而野望也。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聯遠望承上山水三聯近望起下傷神仍在上下四句分

截山發南荒水通楚界數千里脉絡包在二句曰連曰

蟠山形長而曲也曰散曰下水勢分而合也獨鶴有似羈

棲故見舞而訝飢鳥有感旅食故聞啼而憐觸目傷情因

思攜酒銷愁耳顧注酒煖則綠射洪寒輕故冬酒仍綠

應上始凄凄極目二字明點望字。○金華山在射洪縣北

縣又在涪水之西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一

統志在潼川州射洪縣北二里錢箋元和郡國志涪江水

西自鄆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縣有梓潼水與涪

江合流寰宇記涪江自涪城縣東南合中江東流入射洪

縣屈曲二十里北通遂州漢書越巂郡本益州西南外

夷武帝初開置唐書巂州越巂郡屬劍南道御覽永昌郡

傳云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自建寧高山相連至

川中平地東南西北八百餘里一統志今為四川行都司

常璩蜀志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

為郡後人謂之三蜀三蜀郡漢郡犍為郡也寰宇記

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渝州今

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稱三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力溪瀟溪酉溪也辰溪其一焉爽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五溪蠻也郭棐酉陽正俎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為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為一溪之長秦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寰宇記黔州涪陵水西北注涪州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即五溪水也涪水至渝州與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水來入焉此云下五溪蓋約畧大勢言之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飢廳此夜啼張正見詩飢鳥落箭鋒元和郡國志泮潼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為洪因名射洪幽風十月穫稻而云為此春酒蓋冬釀而春成也此詩春酒寒仍綠亦言冬酒極目傷神四字對舉據成都野望詩用出郊極目從朱本為是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鶴曰寶應

元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時作廣德元年雖亦在梓而冬已往閬州矣

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

堂今在玉京觀之後〔地志〕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東晉陳勳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唐書〕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讀書於金華山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首記金華

山觀

上二山之高下二觀之麗○〔黃希曰〕水經云涪水

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朱注〕涪右在涪江之右也

謝靈運詩衆山亦當空〔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

崔嵬〔吳論〕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迴抱於丹臺瓊赤

玉也與上紫字相應〔師氏曰〕蔚藍乃洞天之名金華山

有觀故云〔杜田曰〕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皆有

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音〕藍蔚藍即鬱鬱也

趙曰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鬱鬱作蔚

繼作藍豈有兩字俱改易之理今詩人言水曰援藍水則

天之青曰蔚藍〔陸放翁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

解也杜詩用之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

直謂天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而失之者也〔天台〕

賦瓊臺中天而懸居金根經天闕上有瓊樓玉臺主衆仙

出入之所也〔太平經〕太空瓊臺洞門列真之殿金華之內

侍女衆真之所處

繫音計

舟接絕壑

一作壁

杖策窮紫回四顧俯層巔

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

一作光

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

霧裏仙人來

此記登山瞻眺乃觀中冬景從水而來故繫舟步山之上故杖策層巔川谷遍覽山水

也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訪道者

壑

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

應瑒馳射賦爾乃縈迴盤

厲

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巔

曹

植詩

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

苔悲風爲

去聲

我起激烈傷雄才

此嘆學堂遺跡也。苔青見其荒涼臨風激烈

弔古情淡矣

此章中間八句前後各四句

○江淹詩青苔日夜黃

古詩長歌正激烈

陳拾遺故宅

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本集云子昂四世祖

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

左碑目云陳拾遺故宅有趙彥昭郭元振題壁

錢謙益曰舊書陳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

爲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

宗矣高宗崩請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
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

拾遺平昔居大屋一作宅

尚修椽悠揚一作悠悠

荒山日慘澹英華

作崔

故園一作國

燼一作首記拾遺故宅

朝多君子何遜詩獨守故園扉

位下○易林大屋之下

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

後名與日月懸

此贊其才名過人六朝不足道矣○子昂為麟臺正字其位

上追騷雅下踵揚馬

卑下

趙曰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

也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盧藏用子昂別傳經史百

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按揚馬

同遊

皆蜀人故比之陳公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吳作趙

玉價郭震晉作震一作振

起通

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此誌其交遊遺迹上題筆因知趙郭同遊公見壁

胡

震亨曰趙有美玉故比彥昭郭為縣尉起自通泉也○鶴注彥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遊唐書先天二年元振

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彥昭相同故云多秉輔佐權也
〔湛方生云〕素壁流光
〔索靖草書狀〕宛若銀鈞

驚鴻飄若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忠義感遇有

遺篇一作編○末從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宇終湮但詩畱忠義自足傳之不朽耳
此章起結各四句中

二段各六句○〔皎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詠懷
〔朱注〕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時寓旨神仙故公以忠義

之稱

王嗣奭曰拾遺感遇詩著名已久然閱其本傳及集中所上書疏多侃侃忠直語此詩前提聖賢後結忠義蓋能立忠義乃是聖賢之徒而終古不朽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

謁文公上方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內
〔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

〔前漢〕翼奉傳云上方之情樂也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晉

窺入風磴丁鄧切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

首記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遙望寺前石門二句近至山門風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中矣高下居

僧房層疊絳氣橫日映霞光風磴石梯凌風卷舒風動藤蘿也猛虎卧庭比其法力神通○江淹詩絳氣下縈薄注

絳氣赤霞氣也洞蕭賦標敷紛以扶疎歸去來辭既窺窕以尋壑史記不避猛虎之害高僧傳惠永住廬

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之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

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去聲十年餘長子兩切

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大一作火珠脫玷翳白月一作日當空

虛此贊文公道法登堂俯視烟塵即在目前文公說法之外久不下接塵世矣施金者至而禪心不動外忘物

也中無所翳而虛明常在定生慧也○杜臆俯視二句便知上方所由名國策韓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

伯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

墜又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一說以不下為不滅十年恐於上文外字本句餘字俱

未安耳西域記昔善施長者拯乏濟貧哀孤惜老時號

給孤獨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具以

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即出藏金隨言布地建立

精舍陳何處士詩禪龕八想淨義宿四塵輕廣韻龕塿

下室嵇康詩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唐書天竺國王尸

羅逸多獻火珠鬱金菩提樹沐日佛書有牟尼珠及水月

之說言其性之圓明也楞嚴經白月則光黑月則暗法

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為白

月十六日已去至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汚

於月盡名為黑月去聲

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

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

吹噓末敘來謂之意上六作悔語下六作悟語詩酒

為障簪裾繫情則此中蕪蔓矣既知貴賤同歸於盡

須向心地用功刮膜法外來之蔽汲引開本性之覺

僧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此章前二段各八句

詠

末段十二句收。○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王勃詩

詩酒間長筵。孔魚詩吾子盛簪裾。鮑照詩同盡無貴

賤。李斯傳國為丘墟。楞嚴經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涅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世諦亦曰

集。昭明太子答問二諦一真諦曰第一義。諦二俗諦亦曰

世諦。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華嚴論有心

地。法門錢箋佛說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義喻之如

地。佛菩薩發心修行最重初心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

正覺是也。故曰心地初舊引楞嚴初地不切。涅槃經如

盲目人為治目造諸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

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珍珠瑇瑁瑪瑙。廣雅車渠

石次玉。廣志車渠出大秦及西域諸國。楞嚴經是人即

獲無生法忍。疏云真如實相名無生法無漏真智為

忍。江總棲霞寺碑汲引之常。老子噓之吹之。

東坡志林云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知子美

詩外別有事在也。王嗣爽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

墟。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

談。東坡以此四句許公得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

見道語。未易屈指。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平

生飢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煨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古不磨矣。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張表臣曰：予讀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嘆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鷲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淡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澁，畱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曆，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讖歸籠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淡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

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乃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王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淡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詩內

黃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後魏置射洪縣。唐屬

梓州縣東有射江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此敘李交

誼。○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北史李延壽序傳載閻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一作邑正異定作色

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

去聲

月峽挂席窮海

鳥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此自敘行踪。上四歎成都亂後草堂不可復居。下四傷

出峽無資室家未有歸處杜臆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

莫保窮途之困可知南京注見十卷亂定徐知道已

平枯槁謂景色蕭條楚辭顏色枯槁謝朓詩根株久

離別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

谷東二里至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

形若滿月因以為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寰

宇記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海賦維長綃掛帆

席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舊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

曰十金則蒼茫風塵際躑躅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

為百千末仍稱其意氣騏驎自喻志士謂

傾倒李此章中段八句首尾各四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吳作後侵星得使諸病

入從早行敘起有貧病交侵之感○蔡邕古歌不獲已入

將老詩終窶且貧詩傳窶者貧不能為禮也沈慶

之詩朽老筋力盡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

鮑照詩侵星赴早路

旅達曙一作曉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

進駑馬若郭作苦維繫此記早行景事窮難自立遂隊依人此早行之故日蒙霧承達曙江流

急承凌險僕倦馬疲言征途况瘁在困無獨立說出飢餒依人英雄氣短真是無可如何耳杜臆寒清江二

句寫途間早景入妙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道氣卓矣

仙才庾徵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思立賦簡元辰而

傲裝注傲始也顏延之詩改服飾徒旅潘尼詩世故

尚未夷峻函方險澀宋龔芥隱筆記陰鏗詩野日燒中

昏山路入江窮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黃希曰清江指射

洪水唐曰江為山所激也楚辭僕夫悲余馬懷兮列

子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潘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一作

冠詩翔鳳嬰籠檻驥驥見維繫

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云一

皆空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此述途中情緒霧釋路

堪慰懷惜非曩時遊興耳且衰顏暫破前往恐無勝境窮

途之哭岐路之悲終不免矣仍應年老困窮意此章四

句起後兩段各八句。○楚辭：舉汀洲兮杜若。所尚懷謂
意所好尚。梁景陵玉傳：善立勝事。阮籍途窮注別見。

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
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
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

嘗曰：地理志：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
五里有佳山水俗號沈家坑公至此眺覽山水而作

舊唐書：通泉漢廣漢縣地隋縣也。寰宇記：通泉山
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

頂湧出下注涪江。新書：大曆二年屬遂州一月。按：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縣。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

一作

人遠鳧鴨亂

登頓生

一作

曾

層

陰歛傾出高岸

此記山行之迹。曉行
霑霧至午方收。蚊蚋集

見地煖。鳧鴨亂。見境幽。登頓欹傾。來路崎嶇也。○劉孝威詩。溪行暗難開。庾信詩。山深雲濕衣。天台賦。羲和亭午。游氣高塞。劉伶詩。蚊蚋歸豐草。登頓登而且頓。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江淹詩。曾陰萬里生。詩。高岸爲

谷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

觀讀去聲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此記驛前之景。從驛望郭。通泉已近也。川自

山而注江。故見其綺麗。遠寂寞。遙望悠然。夕滋漫。晚照增輝。○謝朓詩。衰柳尚沉沉。何遜詩。輕烟淡柳色。劉楨

詩。綺麗。傷一作知。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不可忘。

有嗟嘆。未敘己情。見山水不足以舒憂也。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杜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

皆傷時之意。趙次公曰。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荆州。依劉表。其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國去。遠

身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勸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

此自射洪之通泉時作錢箋張說撰行狀云公少

調儻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

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請外官授梓州通泉

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

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

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蹟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

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

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克黨謀廢皇帝睿

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

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

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

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

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豪俊

一作雋

初未遇其迹或脫畧代公尉通泉

一作通泉尉

放意

何自若及夫

音扶

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

情度

徒角切○此言其才品不凡

疎於作尉而長於立朝正見大受不可小知○漢武帝制策廣延天下之

豪俊江淹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唐書郭元振傳郭

震字元振以字顯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陶潛

詩放意樂餘年通典注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

周禮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唐書先天二年元振

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吳都賦噴薄

沸騰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神合契
定策神龍

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一作慙

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此言其功在社稷趙次公曰

代公定策在睿宗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改元凡八年今

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擅寵始中宗朝則禍胎在神龍

而下也俄頃二句謂太平既誅則尊位有歸親傳不失所

以成睿宗付託之意前漢宣帝紀論定策功益封霍光

等任昉表寄溪同氣遂荷顧託通鑑晉紀司馬國璠

曰劉裕削弱王室唐會要元振配饗玄宗廟
古詩為

焦仲卿妻任一作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

宦於臺閣一作我行得遺跡一作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

丁亂顧步涕橫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二句他本在

噴薄下草堂

本在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漢

此經過故宅以弔古意收
吳論前作先故宅而後

拾遺

此作先代公而後故宅各見作法

此章三段各八

句

○楊泉五湖賦有大禹之遺跡

謝朓後園賦清陰起

兮池

館涼江賦夏后疏鑿

禮記師乙曰臨事而屢斷

勇也

陸機詩顧步咸可懼

曹植表精魄飛散庚信

詩

蕭索無真氣王儉褚淵碑

仰南風之高詠潘岳夏

侯

湛誅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為冥

君漢

俄頃辯尊親推其決幾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之

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苟或之失身誤於不能辯陳

寶之債事失於不能斷杜詩

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

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

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

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璫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

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

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

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

去聲

保書畫壁

鶴注此亦在通泉作
日稷字嗣通收之從子好古
玉洙

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迥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畱意文學嘗喜之及即位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

去聲

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

一作

但見書畫

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水邊畫

胡化切

藏青蓮界書入金勝

懸

首將詩篇引起書畫稷所作

○翻譯名義集優鉢羅此云青蓮花

仰看

平聲垂

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

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記書畫遺跡垂露四句言書西

方四句言畫○王愔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如濃露之垂故名詩不騫不崩注

騫虧也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趙日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

蟲鼠纏捧此其蛟龍及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法書要錄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不知

所如是謂遶節西方變相所畫西方諸佛變相西陽雜俎唐人謂畫亦曰變沈約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之像起自地而直至屋椽西方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

知百載

聲後誰復扶又切

來通泉

從題外推開作結郭薛題謂皆成壯觀矣將來誰

復到北而繼其韻事乎語含自負意此章前二段各入句末段四句收○兩都賦娛遊之壯觀蔡日趙彥昭傳

遊云與郭元振薛稷善元振傳云與薛稷趙彥昭同遊太學蓋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又會於通泉也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

巖既紆鬱首山亦嗟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

去聲

保畫鶴

錢箋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

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錄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等傳

於世並稱神品封氏聞見錄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讚東京尚書坊岐宅亦有

稷畫鶴皆稱絕品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薛公首提

畫鶴○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

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

神仙所養梁元帝駕鸞賦青田之鶴畫夜俱飛北山

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低

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

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鷗隣

此詳寫畫筆神妙低昂

二句摹其形體萬里二句想其精神低昂飛伏之致磊落英奇之狀勢可萬里正見志氣之遠森然會神不在粉

墨之迹矣。白鳳倉鷓乃借外象以相形。○華虞鳩鷓賦一
低一昂乍浮乍沒。黃瓊疏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崔豹

古今注雉朝飛操雌雄羣遊於山阿。下褒頌聚精會神

相得益彰。顏延之詩威遲良馬頌。揚雄甘泉賦吐白

鳳禽經白鳳謂之鷓。詩有鳴倉庚。高堂未傾覆。音常一作

爾雅疏黃鷓畱一名倉庚一名商庚。高堂未傾覆。音常一作

幸得慰嘉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耻飲

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

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朱

云本咏畫鶴以真鶴結之猶之咏畫鷹而及真鷹咏畫鷓

而及真鷓咏畫馬而及真馬也。公詩格往往如是。此章

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詩我有嘉賓。暴露晝則暴日

夜則露濕也。左傳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七命挂

歸翻於赤霄之表。詩品真骨凌霜。江淹賦夕飲玉池

津。洙曰有遺支遁鶴者遁日爾冲天之物寧為耳

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顏延之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鶴注此寶應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時作。全蜀

總志野亭在射洪縣治東北
杜詩亭景臨山水卽此地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扶又切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邨煙對浦沙狂歌遇一作形舊作于善勝得

醉卽爲家上四寫景言情乃感傷語下四逐句分應作自

此形勝則異地相忘醉卽爲家故舊京莫問耳○謝眺詩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北

齊盧詢詩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曹植詩離別各異

方劉孝威詩爲貪止山水鮑照詩漠漠村烟起李

百藥詩前堦枕浦沙徐幹中論被

髮而狂歌徐悝詩表裏窮形勝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一統志東山在潼川州東四星隔落

江層巖修阜勢若長城杜甫有詩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

首敘設宴之由。東山之宴侍御為主而日姚日陪遊者蓋前此已迭為賓主矣。

豫章王疑賤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美政。後漢書陳寔

補聞喜長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地理志太

丘屬沛國曲禮上客起史記老子為柱下史吳論

多暇方遊見不以耽酒而廢政夏侯湛傳政清務閑優游

多暇桓典為驄馬御史注別見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

江白日落欲盡復扶又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哀

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

求自登山而泛江曲盡主人豪興一韻分為兩段故一

賦珍羞琅玕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何遜詩分

手清江上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美人官妓也漢武

帝秋風詞攜美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梁簡文

帝詩澄江鷺絲舟漢書敘傳戰士憤怨梁武陵王紀

詩燕姬奏妙舞楚辭載雲旗之逶迤注逶迤長貌廣

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曹植詩大魚若曲陵荀子

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
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記〕如有求而弗得
三夏平風起

寒浪湧取樂音洛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

色不動請公臨淡一作江莫相違迴船罷酒上上聲馬歸人生

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一作過露人衣從樂極悲生結出規

不行破碎星河影蕩色不動斂容知懼莫相違母志警戒

也請公指在座賓主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晉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晉書謝安嘗泛海風起浪

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張衡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

我後尉繚子焉有喧呼醜酒以敗善類乎沈約詩惟

星河猶可識賈誼早雲賦相擊衝而破碎古詩四座

且莫喧史記信陵君傳賓客皆驚〔記〕孝子不登高不臨溪王濬書迴船過軍雷侯世家上起去罷酒史記廉頗傳披甲上馬曹植詩歡會難再遇秋風詞歡樂極兮哀情多魏文帝樂府谿谷多悲風霜露沾人衣謝莊月賦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漁陽

此當是寶應元年冬晚在梓州作。趙使曰：公在梓州聞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漁陽突騎

去聲

猶精銳赫赫雍

去聲

王都

一作前

節制猛將

去聲

一作

然恐後時本朝

潮音

不入非高計

祿山

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

音計

書請問燕

音聲

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上四諷賊黨之歸順。下四慰燕人之向化。官軍精銳節制得人。彼河北諸將翻然而來。猶恐後時。若不入本朝。真失計矣。又為慰諭燕人之詞。曰：當時祿山猖獗。尚築壘以防退走。今王師破竹。思明且夕。奔竄諸耆老。當亦知之否耶。○後漢書：吳漢亡命在漁陽。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注：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陳也。詩：赫赫厥靈。唐書：寶應元年九月。魯王迺改封雍王。冬十月。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統河北朔方及諸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進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王即德宗也。荀子：桓文之節制。猛將指河北降將時。薛嵩以四州來降。張忠志以五州來降。舊書：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聚糧。繫書用魯仲連約矢。

射聊
城事

花底

鶴注花柳兩章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憂之前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

潘安縣堪畱衛玠車淡知好顏色莫作

廣韻入去聲

委泥沙

此詩

咏花有妍華易謝之感

上四句對花驚喜下則意在惜花也紫萼包乎藥外黃鬚映自花中花之內外俱麗矣

行暮雨見花潤入朝霞見花鮮潘安縣見花多畱衛玠見花美莫委泥沙不忍觀其零落耳此詠梅花也在下章

點明晚出左掖詩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證顧注萼花蒂也藥鬚頭之點也花鬚多是黃色周

弘正詩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晉潘安仁為河陽令

縣皆樹花衛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

去聲

梅花發那

一作誰

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錢作藥藥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平聲老盡霸上遠

愁人

顧注此詩咏柳有時光迅速之感首二初春之柳枝嫩葉青正見其新五六暮春之柳漢南灞上借柳

寄慨

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鶻漢南之柳應且老盡自况淹留灞上之柳遠亦愁人遙憶長安也顧注兩句用

柳事調穩而味長古詩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茗

溪漁隱句云語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用燕鸝

而語更逸栢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三輔黃圖霸

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手折柳贈別名曰銷魂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兩河在梓州作唐書寶應元年春

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

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

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平聲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

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去聲

襄陽向洛陽

原注：余田園在東京。○上四問

收復而喜。下思急還故鄉也。

初聞而涕，痛憶亂離，破愁

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還鄉承妻子，末乃還鄉所

經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欲絕，愁何在，不復愁矣。漫

卷者，拋書而起也。黃生注：此通首敘事之體。劍外見地，

青春見時，曰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舊注：巴縣

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洛陽屬河南。○顧注：公

先世為襄陽人，祖依藝為鞏，今徙河南父

閑為奉天，今徙杜陵，而田園尚在洛陽。

顧宸曰：杜詩之妙，有以命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

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

漫卷，即從便下，於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

載如見。王嗣奭曰：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氣流注，而

曲折盡情，絕無梳點，愈樸愈真，他人決不能道。朱瀚

曰：涕淚為收，河北狂喜為收，河南此通章關鍵也。而河

北則先點後發，河南則先發後點，詳畧頓挫，筆如游龍。

又地名凡六見，主賓虛實，纍纍如貫珠，真善於將多者。

黃生曰：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數首及此

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對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對之欲笑。

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為之感動故也。使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字句，抑末矣。

遠遊 此詩乃廣德元年春作。寶應元年史朝義戰敗北渡河，帥衛兵來戰，又敗走，所謂胡騎走也。

賤子何人記迷方 一作芳 **著** 涉畧 **處家竹風連野色** **江沫** 莫

切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 **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去 **走失喜**

問京華 首聯遠遊之迹三四言景五六遠遊之事末二言情何人記言舊交已疎着處家謂行踪無定風

竹江沙自况飄搖流蕩即景寓情善於變化 傳言未確

故云似聞不覺失喜猶云失聲失笑 顧注着一失字從

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踴躍種種如畫 鮑照詩南

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迷方本論語遊必有方意**

沫流水之淳 莊子流沫四十 宋之問詩失喜先臨鏡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在梓州時作詩云隨春入故園戰場今

始定蓋是年春 史朝義初滅也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

去聲

壯跡有但

舊作

有

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

同

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此章登樓而興羈旅之感

首聯情景竝提次聯承行路

下四承登樓

杜臆行路之難不一故用如此二字該之

起語無限悲涼

衰年流落此身却無少壯而浪迹但有

羈棲兩句各倒轉一字便語新而聲協矣

水流城下登

樓所見風送鼓聲登樓所聞新燕巢樓而旅人無定對景

傷情語意雙關數句中梓有春有樓寫景言情相融入

化○古樂府題有行路難王粲有登樓賦

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杜律首句有語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錫何來此秋

風已颯然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行路難如此登樓

望欲迷既飄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語也

天畔登樓眼隨春

一作風

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

音作

柳叟

一作

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

平聲

須理舟楫長嘯

豈

下去聲荆門次章登樓而動去蜀之懷上四遙望故園下

杜應心之所至日亦隨之故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遙

入故園朝義既平戰場定矣洛陽園柳能復存乎公

少遊吳越故思勝事自蜀江至吳必取道荆門也○蘇武

詩行役在戰場哀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有山名荆門

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趙汭曰五言近體句中用一虛字斡旋詩家以為難若

一句中用兩虛字抑揚見意惟老杜能之而陳後山妙

得其法

有感五首鶴注此廣德元年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於一時盧注五章乃收京後追述當年

時事蓋痛其前

又勉其後也

將去聲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趙汭作輪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首章

歎節鎮不能禦寇。當時將帥負恩，不知盡心報國，以致

邊土爭戰，而救使不歸。後四句乃戰和兩意。勞聖主承

兵戈，報皇天，承恩澤，新戰之地，即舊拓之邊，傷今思昔也。

時李之芳使吐蕃，被畱經年，故用張騫乘槎為喻。○前漢

黃霸傳：左右之官皆將帥也。又數下恩澤。○吳質書：念

蒙聖主恩，皇天比君，楚辭：皇天無私阿兮。北史：高琳

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寶車騎，

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何以報天句本此。

魏許昌碑表：白骨既交於曠野，溫子升為高敖曹謝

表：羣龍交戰，錢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

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祿

山反後，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盡取河西隴右之

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口雲臺：思開國

功臣也。通鑑：漢武帝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杜佑曰：

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溫子昇答

齊神武勅：開拓邊境，為國立功。漢張騫傳：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經匈奴，匈奴雷騫十餘載，後亡歸漢。朱注：張騫窮

河源，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海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

到天河，未嘗指言張騫。宗懔歲時記：乃云武帝令張騫尋

河源，乘槎而去。趙蔡俱疑懔為訛。或云：張騫乘槎出東方。

朔內傳今此書失傳庾肩吾奉使江州詩
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
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

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天子亦憂厥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

幽薊餘蛇樊作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去聲者日相

望平聲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去聲山

陽次句末二總結此章歎鎮將之擁兵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五六承

諸侯不修職貢致煩朝使諭旨近在內地尚有隱憂况青
海越裳能勤遠畧乎蓋出人君急於息戰以致國威不振

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賈山至言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董仲舒傳使者剋蓋相望朱注天

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為邊患此詩青海指吐蕃越裳
指南詔也南史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也杜氏通典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重
譯而獻白雉易師上交大君有命宋之問詩漢皇未

上詩羊挂

息戰
歸馬於華山之陽

書武成篇

此詩末二句向有三說。舊注謂戒當時生事外夷者。其說迂而不切。觀吐蕃入寇。郭子儀僅以二千騎從事。亦何暇生事乎。杜臆謂推原禍本。因玄宗大開邊釁。致貽患至今。若早能息戰歸馬。焉有此禍乎。玩詩語意。亦不相合。錢箋謂息戰歸馬。惜代宗不復能用兵。而婉其辭以譏之。此說近是。但此時民苦兵革。亦豈可勸之用兵乎。愚按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將皆降。僕固懷恩奏。雷降將分帥河北。唐世藩鎮之禍。實自此始。詩言息戰歸馬。蓋欲收鎮兵以實關內。時子儀在京。可爲統領。一以銷北顧之憂。一以備西侵之患。此最當時大計。唯此計不行。而後有吐蕃之陷京。懷恩之犯關。不勝紛紛多事矣。考大曆八年。子儀入對。謂河南等鎮。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久長之策也。公之熟籌時事。正與汾陽意同。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

平聲

宇宙新不過

平聲

行儉德盜賊本

此章歎都

洛之非計。上四述時議。下四諷時事。議者謂帝幸東

都其地舟車咸集。貢賦道均。且傳倉多積粟。春待駕臨。此

特進言者之侈談耳。豈知國家欲固金湯而新宇宙。實不

係乎此。若能行儉德以愛人。則盜賊本吾王臣耳。何必為

此遷都之役耶。單復注。盜賊本王臣。卽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之謂也。顧注。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

器用珍玩駿馬。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却之。不

聽。代宗漸有奢侈之志。故以儉德規之。○世說。晉元帝問

洛下消息。史記。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

四方入貢道里均焉。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

敗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賈誼曰。金城湯池

帝王萬世之業。書。慎乃儉德。詩。莫非王臣。楊德周曰。

盜賊本王臣。駕馭撫綏俱在其中。

錢謙益曰。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程元振勸帝都洛陽

以避蕃亂。郭子儀附章論奏。其畧曰。東周之地。久陷賊

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隘。纔數百里間。東

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明明天子。躬儉

節用。苟能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遽瑗。史鮪之直。則黎元

自理。寇盜自息。公此意正。彙括汾陽論奏大意。朱鶴

齡曰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時劉晏主漕疏浚汴渠故言洛下舟車無阻貢賦大集當急布春和散儲粟以贍窮民王道俊博議曰傷春詩有近傳王在維及滄海欲東巡之句則此詩為傳聞代宗將幸東都而作也史稱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廣德二年二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東都本備巡幸今汴洛之間貢賦道均且漕渠已通倉粟不乏只待翠華之臨耳勿謂洛陽陜阨無金湯可守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則宇宙長新矣蓋能行恭儉之德則率土皆臣盜賊豈足慮哉王導論遷都云能弘衛文大帛之剋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公意正此意也按已上兩說不同今主錢氏有子儀籌策可據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音授

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此章諷朝廷建

宗藩以懾叛臣上即景託興引起強幹下文親賢封建即申明此意桂北王室梧北宗藩曰急曰凋見其侵

陵削弱矣。惟國家本幹強固，則節鎮自然臣服。昔上皇在蜀，一命親賢往鎮，而制詔遂至遙傳。此當時已行之成驗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銷亂萌，何待聽簫韶而始見太平哉？黃生注：卑宮承前儉德來。○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張正見詩：丹桂有藂香。鮑照詩：青梧葉方稀。後漢丁恭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宋意疏：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六韜：凡國有難，若召將授以斧鉞。左傳：分茅列土，親賢竝建。注：親賢同姓也。晉武帝詔：益州素號難治，宜以重鎮親賢撫之。按：天寶十五載七月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克天下兵馬。元帥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此即親賢授鉞之制。詔也。時上皇初幸蜀，中行宮草創，故曰卑宮。錢箋：上皇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卑宮言之。壯遊詩云：禹功亦命子，此其證也。魏都賦：察卑宮於夏禹。劉勰曰：古者王言同稱，為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今日詔。肅宗乾元二年，以趙王係為兵馬元帥。詔曰：靖難平克，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為元帥。詔曰：國之大事，兵馬為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此肅代兩朝授鉞親賢相沿為定制矣。虞書：簫韶九成。

錢謙益曰天寶十五載七月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上
皇詔曰令元子北畧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
相慶咸思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
宗卽位雖用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遙制而已宗支
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強幹弱支之
義也盧元昌曰公是年爲閬州進論巴蜀安危表一
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
賢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
爲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
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

一作盜

滅人還亂兵殘將

去聲

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一作執王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

痍

此章慨當時重節鎮而輕郡守

上四責諸將之跋扈下四傷州郡之誅求寇滅而人還亂者由兵少而將

自疑也在諸將實封爵土絕非假攝者比何以不思報主而反懷貳心耶且節鎮權重則微斂日繁郡守不得自主故領郡常無氣色而之官每有怨詞代宗端拱方新何不
下哀痛之詔以恤窮民乎知恤民疾苦則當重司牧之任

以免節鎮之牽制也。○杜臆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

薛嵩等分帥河北此兵殘將自疑也田承嗣舉管內戶口

壯者皆籍為兵又選驍騎萬人自衛謂之牙兵此胡滅人

還亂也殘乃殘少之殘非殘害之殘後漢公孫述傳

光武下詔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邵注漢高帝築

壇拜韓信為大將顧注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實

封所謂名絕假也漢書韓信傳信使人言曰齊邊楚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趙注名絕假言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宋

玉神女賦比之無色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左傳我

有詞也盧注哀痛詔即是一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

新之意邵注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隋煬

帝詩端拱朝萬國季布傳創痍未瘳創瘡同

錢謙益曰李肇國史補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

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其後名號

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於啣命於是為使則

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

自至千貫者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為權臣所管州縣

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云登壇名絕假謂諸將兼

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正相發明。東坡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王嗣奭杜臆曰。詩人尚風。其弊也。烟雲花草。奏砌成篇。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如此五首。皆賦也。卽用比興。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又曰。讀此五詩。皆救時之碩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真非虛語耳。食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然此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疆圉國事敗壞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指盡此五首。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爲大抱負。卽全集之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並未拈出。又曰。末首通結數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務格君之心者。具於此見之。讀此五章。猶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春日戲題郝使

去聲君兄

一本無兄字

鶴注寶應

郝招飲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此廣德元年作

使

去聲

君意

一作俊

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騷裊佳人屢出董嬌饒

此追敘通泉之宴其意氣馬乃佳人所乘者故下文

郝常見招即

有再騷之句○北山移文于青霄而直上左右監以別其籠良細馬稱左籠馬稱右

唐書凡馬有

之金騷裊因漢武帝鑄金為麟趾裏蹄詩人遂用之盧照鄰詩漢家金騷裊

荒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

騷肌膚如素

吳作雪

練

此望郝攜妓而來自通回梓郝在東公在西故借水流燕飛以起興不

相見指佳人而言王趙乃使君家妓○江水即射洪江

沈約詩遙

裔發海鴻連翩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又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通泉百里近

梓州請

一作諸

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

平聲

看

平聲

花滿面樽前

還有錦纏頭

末再致盼望之詞。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戲曰惱也。

百里攜妓勢所不能亦

此章三段

各四句

○九域志

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

舉成數言耳

酉陽雜俎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

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杜田曰

唐明皇宴於清元小殿

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藉今日有幸約供奉夫人

請一纏頭王洙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親友

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杜詩詳註十一卷終

杜詩詳註十一卷終